

新大陸

53

詩
雙
月
刊



- 新大陸世紀詩獎
- 雪迪小輯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一九九九年八月第五十三期 / July 1999

目錄

No.53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詩創作	
黃伯飛	誅友人艾山/The Student Massacre... 2
向明	詩零碎五則 3
紀弦	詩齡七十 4
左春和	無雪的冬天 4
洛夫	秀陶催稿 5
余怒	空穴 6
林忠成	瓦解 7
馬永波	他人的信 8
君達	一匹馬 9
桑克	漫長與不可以的狂歡節 10
宋禹甯	大風雪 16
秦松	詩是什麼 17
車幼鳴	東京灣/夜宿富士山麓/ 聖誕前夜的北海道 18
野鬼	囚徒 18
李元勝	這麼多的人/夜讀/玻璃與頑鐵/ 仿泰戈爾 19
雪陽	萊蒙園詩抄兩帖 20
秀陶	初夏乙輯 21
馬博良	天明五時 21
遠方	夏日的…… 22
陳計會	雨夜 22
張莖	觀海二題 23
臧棣	吹風機 23
鄭建青	小鎮意象之一/小鎮意象之二 24
郭密林	海嘯 24
嚴力	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QI 25
小海	喜慶日 25
馬蘭	聖誕短歌 26
李元勤	佛/金子般的陽光/卓瑪 27
雷默	五月 一個中國少年的

	肯德基情結 28
陳強華	沙拉遐想/感冒/垃圾車/ 尋找聲音 29
陳銘華	第X類接觸/風景/ 少年十五二十時 30
華璋	當然的符號學 30

靈迪小報

交換/地帶/肉的恥辱/困難中的愛	12
------------------	----

譯詩

秀陶	龔特·庫奈爾特散文詩抄 31
鄭建青	Czeslaw Milosz's Poems 34

評介

黃伯飛	說詩小札 35
錢百川	《心靈·泥土》 36
秦松	詩是人話 39
鄭建青	析威廉斯的〈紅獨輪車〉 39
劉耀中	蒼白的月亮女神之崇拜 40

詩訊

《新大陸世紀詩獎》徵詩辦法	42
詩訊	

非馬	坐看雲起時·雕塑 封面
----	-------------



編輯筆記

●許久以前，編者在編輯筆記中曾經提過“詩歌”這個詞的曖昧性。漢語現代詩發展多年之後，特別是在講求用詞精確的詩人之中，“詩”似乎早應正名了，但事實卻有愈來愈混淆之勢，因此希望詩人們能就此提出討論。不過，大家彷彿“詩即是歌，歌即是詩”地習慣已成自然，好像並無不妥，對此毫無反應！最近我們意外地收到佑子先生一篇與此有關的文章，雖然由於截稿時間已過，下期方能刊出，但編者高興之餘，於此先告讀者，歡迎有心人一同來探討這個問題。

●本刊名譽編委郭揮先生六月份抵洛杉磯訪友，在得悉《新大陸》將舉辦《世紀詩獎》的消息後，即以亡妻名義樂助200美元，作為詩獎第二和第三名獎金（本刊原定謹頒發首獎獎金200元）。

●本期特輯是大陸旅美學人雪迪的詩作，以中英文並列。近二十年，美國華人社會結構有大幅改變，中國移民、留學生日益增多，鄉愁、異國生活、加上許多政治的因素。雪迪的詩作又與早年台灣留美詩人的同類作品有所不同，反映了近年來美國華文詩壇的這一改變。

●下期推出詩人馬非代為組稿的《青海詩輯》。另外，我們也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的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上期25頁方思〈什麼是詩〉倒數第六行“敘述著結論”，“著”是“者”之誤；另37頁濮青〈奇異之夜〉中文第二行“溶溶”應為“溶落”，第三行“白日草”應為“百日草”，英文末行“Put them out of Aauri”應為“Put them out at Aauri”，謹此更正，並向作者、讀者致歉。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 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澄海 (台灣)
沈季夫 (橙 縣)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 麥)
吳懷楚 (科 州)
陳齊家 (新澤西)

誅亡友 艾山

詩是沒有年紀的
詩是沒有死亡的
我想，我說這話來紀念你
你不會覺得我
還是太俗氣吧！

白馬社裡 當年寫詩的
怕 沒有幾個了

和胡適先生 在紐約
坐下談新詩的
更是沒有幾個了
幸好只是人有年紀
詩是沒有年紀的

這樣，我一再地
讀你的〈寫詩小記〉
和〈創世記〉，我說，
“詩是沒有死亡的。”

我這樣地
在你逝去三年之後
纔提起筆來紀念你
你不會責備我 失去了
我不該失去的記憶力的吧！

附記：〈寫詩小記〉和〈創世記〉見於本刊上期
第二頁〈紀念艾山〉，和菲律賓馬尼拉聯合報之
〈紀念艾山專輯〉。

The Student Massacre at Littleton, Colorado April 20, 1999

There's a hell out there.
2-out-of-their-mind kids
laughed on their suicidal massacre,
shooting with rapid-fire guns,
throwing pipe bombs toward there
who were making their run—
run for their life.

There's a hell out there.
Almost a million people—
most are women, children
and olds, don't know
which way to go—go
to save their life, just
because some crazy guys
think: “your beliefs are different
from mine.”

There's a hell out there.
There are dead bodies sprawling
around, blood strains dotted
all over on the ground.

The snow falls.

The snow covers all.

Does the snow covers
all?!

Does the snow covers
all, at all?!

—Parker Po-Fei Huang

■向明

詩零碎五則

鳥聲

一陣多嘴的搶白之後
晨早的鳥聲
倏忽成了天空年輕的
褪黑激素

於是
路亮了
向日葵引頸張望了
遠方 有嬰兒的哭聲呼應

蛙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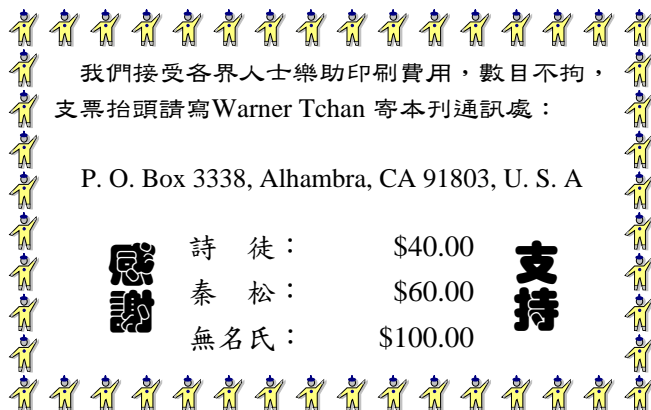
大聲說話
企圖把所有貪睡的蟲蟲
都叫醒起來
造反

總是在
天地曖昧的
時刻

雕神記

曉以鼓鉞
澆以清磬
披上袈裟
鍍以金身

祇差
在他木石的頭腦裡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
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感謝	詩徒：	\$40.00	支持
	秦松：	\$60.00	
	無名氏：	\$100.00	

尋幾處思考的空間
悲憫我們

金銀花

世人哪
千萬別以我的花色
野心你可擁有
高估某種價值

我本荒山僻野的
遺世孤忠
凌冬不枯
略識藥性

緣溪行

一條條魚嬰
在風雨中
魚貫而行

除了偶而吐一點泡沫
一路都很乖順

一九九九年六月寄自台北

■ 紀弦

詩齡七十

響叮噹的大名
那曾經紅遍三十年代的
早就沒幾個人知道了

偶爾上了報的照片
也不再被那些妞兒們
搶著剪下來珍藏了

至於頭頂上的光環
也已經暗淡得
幾乎看都看不見了

然則老路啊
你還欣然接受人家的邀請
去發表什麼專題講演嗎

哈哈你這個三條腿的生物
去照照鏡子吧
多麼的老而且醜

一九九九年六月寄自美西堂半島居

■ 左春和

無雪的冬天

沿著青春的甬道走去
有嫵媚的燈籠 點綴其中
但我聽到的 是
灰色的言辭
和缺少泉水的叮咚
連鳥兒也不再敘事
呆立的水泥音樂
忽嘯的鋼鐵
組成了生動的諦聽

無雪的冬天裡
我的囑托無法寄出
蘊藏在心中的郵路
只能寄語那其中的風箏
你說大海是太陽的搖籃
雪總是春天的落櫻
我看 這只是誘惑的河山
那突兀的岩石
搖響的大樹
分明是 超載的旅程

飛起的塵土
可是一個優美的動作
剛剛從肥皂裡抽出雙手
能夠托的起
五洲風雷
但無法歸還我 大地和黎明
一陣不大不小的等待
深入了這個冬天的內部
發現 冬天的事物們
囚禁了詩嫁的雪花
將以另一種寫作春天的方式
打下伏筆
浸浸地 在開化的河上行

1999/2/5夜於石家莊

秀陶催稿

千里催稿

電話那頭首先湧過來

一股子酒氣

有好詩

得先給自己人啊

不錯，是秀陶的聲音

當年遊走於

巴哈的脈管和G弦之間的

詩人，在西貢街頭

尾隨自己的影子疾走的詩人

挺著大提琴般的腹部

去搜尋那一支

遺落在台北某個巷子裡的曲子的

詩人，面對

十字路口

一隻迎風而歌的酒瓶

臉色忽紅忽白的

詩人

寄些詩來啊

隨便幾行也行

就像冬天早晨兩人在巷口打招呼

一隻鷹

剛掠過頭頂

人便不見了

他的鼾聲想必仍是那麼驚人

我曾在他的鼾聲中

遇到喃喃自語的里爾克

有時是脾氣大的莫扎特

一位畏懼女人亦如

畏懼鋼琴的人

如把他仍進鏡子裡去又當如何

匡啷一聲

夢，一個個破鏡而出

大都遍體鱗傷

活在詩中

過那美麗而荒涼的一生

白天兜售墓地

騙洋人說

天國的屋價即將上漲

夜間在詩和散文之間

尋找鋼索上的平衡點，以及

帶點辛辣味的形而上

精緻而稍有腥味的意象

是他唯一的下酒物

強烈的胃酸

溶解金屬般

溶解他發光的句子

別囉嗦了

趕快寄詩來

電話那頭又傳來

一聲酒嗝

一九九九年寄自溫哥華

■ 余怒

空 穴 (選三)

—

當我們透過一個人的眼睛看到
另一個人，不是眼睛，而是藏匿在
百葉窗後面的，正如在街上變換形體的
無聊的導演，植物和動物之間的媒人
原型和一個演員，搖擺不定，卻始終在遠處
搖動著鏡頭，等待著
突發事件的一閃，把被拋棄的，濕透了的
東西推卸給一輛剛剛啟動的車子
不告訴司機去哪兒，也不在太陽下面
多站一會，不聽他身上的窸窣聲
不置一詞。邀某人一道
回到特定的那個時刻，但不告訴他
不理睬他的反抗，將各種聲音捆綁在一起
讓他去分辨，你的聲音，他的
玻璃裡的說話聲，耳朵飲水的聲音，避孕者
漫遊的聲音，甲蟲破裂的聲音
不可能更加仔細，也不可能密不透風
猛吸一口，然後將空氣抽乾。這一切
似乎並不多見，像兒童做愛那麼自然
看不到身子的詭計，也看不到空穴之風
是來自同一家醫院的病人，對萬物
充滿敬意的聾子，所患之病相同
或截然相反。這兩只手
握到一起，組成了
新的軀幹，隨使用一個名字
掩飾過去。讓他趴在地上，向上翹望，進入
對某個人的假設。汽球只是一
種暗示，滿足它，將它消滅在
那個假設中。為眼前擴散的幼蟲歡呼

掐斷它。沒頭沒腦的一句話
讓他直翻白眼，失去了
對紅色的知覺，對紫色和黑色
也一樣。給他安眠藥，讓他醒來
送他一對惡毒的鬧鐘，離開那一天
找到當時的證人，使可變的童年
減少一小時，看清井繩和蛇的相似，不放過
每個人，像對待
沾滿唾沫的兒時功課，把剛剛發芽的
邪惡塗在黑板上，把霉奶酪還給
老了的父母，越簡單越好，像光線落在
空器皿上，丁當直響

二

他和她對話時，沒有人看見
一個圓，正圍著他轉動，它幽暗
且重。空空的身體裡滿是咳嗽聲。那沙子
也是濕的。他和第二個人，第三個人
他在眾人中躲著，不肯與她相見。四個人
抬來一面鏡子，用它
裝殮屍體。叫他的乳名，叫他妻子的名字
讓他緩過神來，用針扎他的眼睛
用彈簧拉他，用五種以上的顏色
撫摸他。為他預訂一個房間
301或老鼠出沒的地下室，聽到鈴聲
它們就集合在一起，互相打探
從一根棍子的兩頭
同時噬咬，最後只剩下兩張嘴
像空氣和空氣的結合，突然拼攏的
五指，指著同一個凶手
是他，在鐘樓上，把時針往回
撥了十年，使同一棵樹結出兩枚
相反的果子，咬一口，味道卻一樣
你說：時鐘上的果子
怎麼這麼快就爛了？孩子肺裡的釘子

一個老人的呵欠
他用一只殘廢的手代表他說話，代表
年輕人，蜜月裡的人，畫中人，盲人
土地所有者，占卜者，非法入境者
五十個人或一百個人的污水。但不能代表他
老人：一個預謀，而他是
那個設計者。他在眾人中躲著，用一塊花布
遮著臉。許多人在尋找他，穿著
花衣服，唱著歌，赤著腳

三

在游動中靜止的，是一條魚眼中的
魚，一場雨中的一滴雨，不是
大與小，而是他的琥珀。隨心所欲的
一扇窗戶，如今鏽死了，只能
向內推開。直到他的身體
燒著了，他還在熟睡。那些過路的行人
生活中好色的密探，眼睛中的眼睛，他們中
沒有人向前邁步，或有興趣
朝他的裡面看一眼。三十一年
空間換了五座，覆滿苔蘚。而一生中
看得見的空間
又那樣少。你無處躲避。玻璃裡
說話的那個人是誰？玻璃裡的舌頭
從前你認識他，現在他的手
還搭在你的肩上，湊近
你的耳朵。一句話說了半句
吐出一塊肥肉。他斃足了力氣，迎著風
剎住了充滿敵意的汽車。人們
用骯髒的話罵他，撬開他的嘴巴
把軟綿綿的客車推向懸崖，把他
留在曠野。集體的智慧隨著一聲口哨
而消散，土塊、石塊、旅客的屍體
向山下滾去。他被一個手勢
驅趕著，拚命地跑，彷彿風中

■林忠成

瓦 解

孩子的一聲尖叫
使石頭們陷入恐慌
飛吧飛吧
即使你肚子裡裝的都是石頭
總比餓死在家裡強

如果歷史告訴你
1949年，你爺爺多生了一條腿
而毛澤東僅僅是一個名詞

一九九九年寄自福建

藏著一只老虎。他闖進了
死者的夢裡。四塊隔板，牆壁
像影子一樣晃動。朝裡面看
他空了，胃裡坐著一顆
巨大的淚珠，像受傷的青蛙
在撕開的橡皮膏藥的包圍中
探出他的腦袋，從燈裡
伸出手，給每個手指各取一個名字
取她們的名字。一生中錯過的
那些女人，一想到她們，你的
牆壁就濕了。早晨起床，身在鏡中
頭髮落了，默默無語

他人的信

車開了。那人把信封又放回懷裡
有粉色暗花的信箋，適宜寫情書
看不出字體是男是女。三頁
“謝謝你的信……”是回信
還是來信。這裡邊有個誰主動的問題
當然也暗含著一段歷史，已經過去
或者正在艱難地開始。我的信
常常這樣開頭，“大札收悉，謝謝信任……”
如果我想有點兒文采，會先談談天氣
陽光啊雪啊時間啊什麼的。比如給啞石的一封，“冬日珍貴的陽光照在我的桌子上照在這一頁白紙上。”我習慣用白紙寫信，也寫詩，就像在雪地上散步一樣自由我真的寫有一首〈散步〉，也是給啞石的黃梁在給我的信中說，他“喜歡寒冽的氣候，十度左右，最適合寫詩”。我什麼都沒寫在他那麼說的時候，哈爾濱已降到冰點現在則更冷了。我也在車上讀過信但之前一定已讀過至少一遍（炫耀多於急迫）那男人翻了一頁，我只能看到他無表情的側面。“如果有機會……”我在給陌生人回信時，總愛這樣結尾“何時有機會來哈，一定找我。”沈杰說她94年來旅遊過，但那時還不認識哈爾濱的詩友，於是
我給她的信也那樣寫道，熱情而得體
仝紅說“會有機會再見的”，她沒提是在哈爾濱還是深圳。畢業後
我只在無錫見過她一面，在男同事宿舍

我們用床單裹住腳，她給我讀
寫到我的日記。南方的夏夜陰濕
而空曠。“留下我自己看吧。”
“那怎麼行！”十八歲時她寫信嘲笑我
“吃糖葫蘆，全交大的人都看見了”
現在我們已很少通信。她給兒子起了
“明朗”這個名字。去年，或更久
她來信抱怨高科技與人性的距離
我寫去一封勸慰的長信，但沒有回音
有時我想打個電話，又不知說些什麼
宜凡的信總是很短，“你就像狂風中的橡樹”
96年我在海關大廳給他寫信
那是狂風大作的一天，“我是在二月的寒風中給你寫信……”我打算寫他祖父的傳記顧毓秀，一個響亮的名字。沒有回音我以為我們的友誼完了。馬原睡著了我輕輕抽出他手中新買的《少兒手工》我是否從他夢中拿走了一點兒什麼黃梁在另一封信中談到我的詩
“沒有可變空隙的生存，造就了你詩的正向存有的勇氣……”這句話讓我感動
人總是渴望他人理解自己的處境
雖然沒有用。那人已讀到“致敬”
看不到落款。父親給我的信總是
“此致敬禮”，軍人筆直的習慣
現在他只能把信寄到我的夢裡了
母親不識字，只好向我的夢裡
扔她保存到最後的我的識字課本
我一般不這樣結尾，我一律寫上
“緊握”。黃梁的一封受此影響
也用了這個詞，台灣人不大習慣這樣
他們用文言。那人又掏出信封
“台灣台北縣”。台北縣？
我只知道台北市。也許

台灣的建制和日本差不多，縣比市還大？
我總覺得日本窄得讓人喘不過氣來
百米衝刺會不會掉到海裡
露茜·迪安說“大英帝國其實很小”
那些多讀了點蘇俄詩歌的漢語詩人
如何在上面流亡。聶魯達因為智利太小
才去意大利流亡，而它並不比中國大
住單身時收到的一封，“我還是一只孤獨的小鳥”
地址是里樂街（根本不存在），也沒有署名
“如果你願意，你一定能找到我……”
浪漫而可怕，將我放逐在自己的城市
那人已把信揣好，又變戲法似的
變出一疊報紙，新晚報和生活報
從正在閱讀的人肩上看過去是不禮貌的
我把頭轉向窗外。（車窗上蒙著霜
什麼也看不見。）小時候我和二哥
總在窗上粘硬幣，整齊的一大排
由小到大的分幣，那時還沒有角幣
壓力生熱，霜化了一點然後又凍住
那些硬幣早晚會滑落下來
那時，我們就會被允許去院子裡
或者井邊，把冰塊粘在鞋底上滑冰
有片刻，我以為馬原還在睡
然後我發現，他和一個圓鼓鼓的小姑娘
在互相打量對方的玩具，從眼皮下面
如果你盯著別人的後腦勺看上一陣
那人就會轉過頭來。我終於沒能看清
那讀信人（現在該叫他讀報人）的臉
如果有足夠的耐心你會看見
每個人身後都跟著一大幫人（靈魂？）
一不小心你就會捲入他人的故事
寫著信，讀著，分離著
春節快到了。我沒有寫信祝福任何人

■ 君達

一匹馬

一匹馬
在庭院裡奔跑
它暗紅色的鬃毛
燃燒在玫瑰開放的枝頭

近處
歌聲一片
記憶裡裝飾著舊欄杆
夕陽遠走
影子從黃昏的黑暗裡滑落
砸中光裸的
無處不在的幻象

幻象
使腳掌落向背後
牙齒從風中伸出
咬中流著鮮紅往事的傷口

身體呀
請讓我思想的遠離
生命就是逝去
逝去就是生命

慢慢地
我飲著靈魂
饑渴地站在殷紅似血的花叢
直到溶化的語言
精神地生長在魔法的土地

那匹馬
跑出欄杆
它美麗的鬃毛
消失在玫瑰開放的枝頭

漫長與不可以的狂歡節

1

一整天在酣睡，朱麗。
他能想像慵懶的樣子：
剛吃飽的波斯貓，眼睛閃著
碧色，而且是“長弘化碧”的
碧。但他寧願她細長的身體
模擬柔媚的瓷瓶，或者乾脆就是
莫迪利阿尼筆下《坐著的瑪格麗達》
纖細的瑪格麗達，肯定已是
法蘭西鄉下一堆精美的灰燼。

2

在朱麗的記憶裡，香爐的銅壁
保留著微弱的體溫，透過淡青的
紗窗，她可以看見蝴蝶風箏飛行
在遠郊晴和的天空中。邊角發皺的
書卷則斜倚一汪墨海。她輕啟朱唇
洩露哀怨的氣味。不是睡眠
讓她這樣，而是更廣大的東西。
究竟多大？她也不知道標準答案。
但一場姻緣，模糊而柔和，早已確定。

3

檐角的蒜頭燈輕曳，彷彿
一只精巧的素手拽著它的鬚鬚。
他看見枇杷樹下一枚炭黑的棋子
正在鎮壓一粒米白的砂子。
“不合適。”朱麗站在迴廊裡
微蹙的眉山，使她看上去彷彿安靜的
妹妹。若是在一個月夜，她將看見
滿庭清輝。而現在她只看見半勾新月
在歷史中，像一個括弧，一句寒冷的內心獨白。

4

看官掩嘴葫蘆而笑，小石頭卻不
竹橋下的暗影也不小。它親眼看見
一個清醒人腦漿的顏色。他的六弦琴
在朱麗的回憶裡是一只六翼蝴蝶
專嗅芬芳的庭樹，對她卻置若罔聞。
他的驛舍，朱麗把它想成遠在天邊
的一個國度。抵達那裡，要經三千弱水
五百里葱嶺，都是不折不扣的障礙。
抵達了。她能目睹“曲終人不散”的妙境？

5

日光熾烈，朱麗，或者那只貓
頭皮吱吱冒油，彷彿無形的
烙鐵勤勉地工作，所以這個夏天
被稱作“殘酷之夏”，劊子手在唱婉約之曲
使看官輕易省略他們扭曲的黑面目。
那只是眾所週知的一面，另一面
他鎖於匣中，如果他正處於“靈魂的
胚芽”時期。“和繁殖有關”，他選擇
顧左右而言它的方式，“左右都是災難之星。”

6

內城充斥釉白的火焰。被灼燒者
成了有記憶的人，他們漸漸喪失
對現實的興趣，身體則演化成樹木。
當朱麗看到庭院裡的槐樹，便編出
這奇異的新聞。“真是真的，”他強調
彷彿他曾是那些樹木中的一員。朱麗
閉目垂首：他是悲傷的旅行者，從他
饕餮的吃相就可看出。而她卻忘記一個
樸素的常識：女愁哭，男愁唱，豬愁吃。

7

水波湮沒柔軟的頭髮，金魚

首尾相接成一條燦爛的圓環。
面頰上那兩滴水珠
它們掉落時拖帶下來的痕跡
是朱麗看見的最後的東西。
她從院子走出來：夜涼如水
一輛暗青色的騾車穿過碧綠的麥田。
在夢中的筆記裡，朱麗深情如許：
“塵世，我也將從你的懷中滾蛋。”

9

他裝模作樣念書，從早晨到午夜
在玻璃動物園裡。他蠢就蠢在把
“眾所週知”當作“獨家發現”：玻璃
就是空氣，影射他所在的遼闊的都城
他自己也被影射，準確的動詞是：“惡攻”。
他顛三倒四於修辭的遊戲，這點倒像個女人。
一只不請自來的蚊子對他的膚色予以高度
評價：這樣的打印紙，不留痕跡沒意思。
他附和：蚊蚋無知寫紅詩（寫即瀉；詩即矢）。

9

“這些綺麗變幻的閨閣風雲
不過是一盆即將被歷史傾覆的
洗腳水”。他喜歡文雅的辭句
喜歡在偽君子的嘴上吐一口濃痰
而他本人卻不遺餘力地變成
神經質的胖子，緊緊摟住正在變酸的
黃昏。每一個勾欄瓦肆的黎明
“滑雪運動員朱麗正巧妙地繞過一個個
驚險的旗隘，決定性因素：她靈活的胯骨。”

10

他假裝他是無知的養子
無知而無畏。但他卻怕冰激淋式
的三色革命，紅藍白，怕它勝過
怕朱麗的大肚子。在自由的夏天
慾望的任何一個派駐機構都有可能

獨立。哦，地獄之門四季常開，而以
夏季最美。巴洛克式門環，葡萄藤蔓
玫瑰花瓣，小愛神頗富價值的鯊魚翅
忽扇忽扇，飛臨朱麗還是楊美的窗前？

11

他研究“連續性”，頗像一次
橘子水的愛情之後一次香蕉水的愛情。
如此命名的依據：愛情是水，隨物賦形。
這意味：愛情什麼都是，即什麼都不是。
多完全的幻影，朱麗沉浸在
殘忍的旅行之中，大段大段貼心的台詞
是她的意思，卻不是她的句式。
“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到站了！”天未亮，他的嗓子就突然變細。

12

他苦思冥想一種句子
既奇形怪狀，又能一針見血。
“遺忘症的春風襲來，暖洋洋囉喂”
“拯救計劃變成優雅的玩笑囉喂”
歡笑聲彷彿發自地底，沉悶而有力。
她猶豫一下，請毛筆吃飽墨汁。
“理性始終被關在電冰箱裡
當她把它小心翼翼地保釋，她看見
它從各個角度分裂了它的身體。”

13

揮霍時光，他撰寫雲蒸霞蔚的
垃圾，比平時所謂的“賤業”
更被人看不起。在海上，在暗中
他們相信：誰也看不見我們。
這不等於劊子手找不到躲藏的秘密。
細長的黑煙已在一株梨樹下
佈下機會，他們硬著頭皮恭候永生的機會
他故作鎮靜：“我們願意和你們共享
這頓盛宴。”朱麗心知什麼是鬼話連篇。



雪迪，原名李冰。1957年6月生於北京。出版有詩集《夢囈》、《顛慄》，詩評集《骰子滾動：中國大陸當代詩歌分析與批評》，編輯詩集《中國大陸當代詩歌1964-1988》、《窗口》。《圓明園詩社》創辦人及主編，《倖存者詩人俱樂部》編委。1989年應美國布朗大學英語系邀請，任駐校作家、訪問學者至今。1991-95年，同時為美國Bard學院訪問學者。

1990、1991年，二次獲得美國Hellman/Hammt獎。同二年，二次獲得布朗大學Artemis A. Joukou獎。1991、1993、1995年，四次獲得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Scholarship and the Arts獎。1998年4月，獲得美國加州Djerassi藝術創作獎。1993、1997年，二次應邀參加羅德島州“世界學者、運動員代表大會”，並作講演。1999年，應邀參加愛爾蘭國際詩歌節。

自到美國後，出版有英文詩集《Heart Into Soil》（心靈·泥土）、《Flames》（火焰），並完成詩集《困難中的愛》、《冬季》，散文集《家園》、《夢的啟示》，隨筆集《神聖殿堂》等。現正寫作詩集《平行的深處》及《碎鏡裡的貓眼》。

交 換

活著的人
 是死者的影子
 他們發出聲音
 死者在黑暗裡做夢
 死者醒來
 活著的人
 感到突然的恐怖
 活著的人
 日復一日，孤獨
 死去的人們
 離開了家
 在路上遇見親人
 活著的人
 一天一天衰老
 死去的人們
 正在想盡辦法
 重新返回人間
 活著的人孤獨
 他們在見面時
 向著對方喊叫
 “誰會愛我”
 死去的人們
 緊挨他們站著
 死去的人們

緊閉雙唇
 帶著蔑視
 復仇的心情
 為了活著的人
 永遠給死者
 帶去壞名聲

Interplay

The living
 are shadows of the dead
 They make noise
 When the dead dream in the silent dark
 when the dead wake
 the living feel sudden terror
 day-long loneliness
 It is the dead
 who have left home
 to meet their family on the way
 The living, day by day, age
 It is the dead who try to
 return to the world
 The living feel alone
 when they meet each other
 They shout “Who
 loves me?”
 It is the dead standing
 next to them
 The dead clench their teeth
 with contempt
 with revenge
 Because the living

are always giving the dead a bad name

地帶

那兒有水，花園打開
你唱著歌，紅裙子
夏天是裙帶上
花的圖案
日子在你轉身時
過去。鳥用一萬種方法
疊著翅膀。那時
我遠離家鄉，在路上
麥地寬闊的兩肋
呼吸著；土地
發出清晰的聲音
那時，我試圖跨越它
泥土環繞著大地
我用一千種方法表現
我的黃色臉孔
麥地嗡嗡歌唱
在東方

那兒有鐵。公路
穿過往日的田野
爵士歌手在高樓
黑影裡吹奏
無家可歸者
在夢中看見麥地
海洋在新大陸上升
10種不同的號
鳴響著，像性交
激昂著，滾動著
東方：家鄉的聲音
粉碎所有的日子
我在碎片堆裡
蒙頭哭泣。我
仍然試圖

跨越我夢想的
在路上，看見
我的青春
我正在經過的中年
像兩根削過
磨亮的肋骨
在西方的大地上
夾著我喘息
我發現，行走的
每個方向
每次衝動
清楚地、毫無偏差
向著：中國

Zone

There's water there, the garden opens
Singing, you wear your red skirt
Summer is a pattern of
flowers on your sash
Days pass
as you turn. Birds
fold their wings ten thousand ways
All this time I'm far from home
Along the road, wheat fields breathe from
their broad lungs, the land
sends out clear noises. All this
time, I'm trying to get across it
Soil circles earth
I've a thousand expressions
to display my yellow face
Wheat fields hum a song
in the East

There's steel. Highways
cut through what used to be fields
Jazz bleats
in the shadow of high buildings
There, the homeless
find wheat fields in their dreams
At the blast of ten trumpets a new
continent arises and the sea

rolls the passion of sex. In the East
the voice of home
breaks up each day. I cover my face
sobbing among ruins
Still I try to track
the zone I dream of. On my way
seeing my youth, seeing
middle age mouthing me
like two sharp and
shiny rib bones
hampering my breath
here on western land
I find that any direction I
walk, every impulse whatever
points clearly, unambiguously
towards—China

肉的恥辱

放棄取勝的決心之後
我發現當人群轉身
他們的手掌鬆弛
幾分鐘前，那些肉棍
曾互相搗著，攪拌著
榮譽像一塊被剝碎的獸肉
這就是節日
觀眾飛快地轉過身子
寂靜，是表演者的出口
觀眾身後
孤獨極了的日子
受難和幻想
面向人群——，激情
在蔑視中的忍耐
放棄取勝的決心之後
它們筆直地返回
你最終在寧靜中
得到寧靜

歌的聲音是不可信賴的

那種聲音，匯集太多回聲
混合觀眾的竊竊私語
肉體的味道，與被
格外精心修飾的衣服
歌唱者，能不能
在他充滿歌唱的慾望時
在體內聽見：純粹的歌唱
只和他的內部生命有關
純粹的聲音
響在裡面。也許
僅觸及靈魂
不是靈魂外面的
那些衣裳。不是
震顫著的肉
和肉裡含有的恥辱

在寧靜中看見寧靜
感到和平
來自心靈的深刻的
光榮。你是否
能向你想像的榮譽
背過身去。在
觀看者走開之前
在痛徹肺腑的恥辱
所有肉的慾望爆發之前

The Shame of Flesh

When I lose the will to win
I find the crowd turning away with
flabby hands, slabs of flesh which
moments ago, were wringing and
pounding each other. Honor
is like an animal quartered
Now a holiday, audience in
circulation. Silence as the artists exit
Behind the crowd, lonely
days, mob faced with pain
and fantasy. Enthusiasm

outlasts contempt. After I
lose the will to win
it all comes back
In peace, I've finally
peace

Don't trust the singing voice
Too many echoes gather
mixed with the crowd's murmurs
the smell of flesh and fancy
designer clothes. Can the singer
hear pure singing in his body
filled with the desire to sing
in tune only with his inner life
The pure sound calls
from within, touching perhaps
only the soul and not
those surrounding fabrics
not the flesh trembling
in its shame

I see peace in
peace, feeling it come
from the heart's deep
glory. Can you turn away from
the imagined honor
Before the audience
walk away. Before
the agony of shame
Before all desires of the
flesh burst

困難中的愛

和解的時候
我感到接近源頭
我被詩歌長長的籃子
搖著。我的手在另一個現實裡
寫出散發植物香氣的詩句
我的肉體在困難的時刻
享受那些詩句，使在
意識中的此生獲得拯救

接近源頭。那是
不帶有自我強烈意識的
喜悅。生命是液體
搖晃著，傳送出美妙的
自在進行著的讚美
那時詩歌的籃子
就在這片明淨的搖蕩的
水中，上上下下
活著的人們感到愛和被愛：
清澈寧靜的幸福

在困難中的愛，是我的詩
在另一個現實完整的一節
結束。新的一節誕生
還未顯現出來。我摸索
返回時迷失。感到生命
在內在的自我中哭喊
感到寫出第一句，就
和整個生命連接起來的艱難
此生的艱難，使此生
在另一個現實中
無阻礙地滑動。越多的愛
使我們的返回、困惑、受難
降到最少的次數。那隻
詩歌的籃子
最終滿滿地盛著水
在此生的最後日子裡
向上升。水連接水
水拉著水向上
在詩歌的清澈寧靜裡
為仍舊有許多次生命的人們
在自己的完整的愛中
為他們祝福

Love in Difficulty

Reconciled
I feel close to the source
I am rocked in the long ark of
poetry. In another reality my hand
writes lines with the odor of plants
My body, in its difficult
times, enjoys them—keeping life
aware and
closer to the source. Pleasure without
self-consciousness. Life is a trembling
liquid, sending out strains of
unprompted praise
The ark of poetry
glides away and along
on this clear rippling
water
People love and feel loved, feel
happiness calm and pure

Love in difficulty is my
poem. One stanza is complete. In another
reality, a new stanza is being
born, but isn't yet there
I grope for lost arrivals
Life, through me, falls
weeping. Can't you feel the difficulty
of connecting the first line
with a whole life? The hardship of
this life makes life, in another
reality, glide
Much love turns us, vertiginous, takes
away suffering. The ark of poetry, at last
watertight, rises in the latest
days of this life. Water
in the clear calm of poetry
In my love's fullness I
bless those who still
have many lives to live

English translated by:
Wang Ping & Keith Waldrop

■宋禹甯

大風雪

我想站起來
卻無奈地搖了搖頭
坐了回去
我想找一個可以任性的理由
卻只能一動不動地候在原地
讓我快樂一些吧
或者告訴我最後的結局
給我一些夢的動力吧
或者讓他的預言驗證于時間裡

我看見遠方的烏雲
一點一點的累積
我感覺一場大風雪
在空氣中策劃醞釀
迎面而來的風
夾著無影的落花
讓我無法正常地呼吸
我打開了一把雨傘
在被地平線包圍的空間中
顯得有些滑稽
讓我快樂一些吧
或者告訴我最後的結局
給我一些夢的動力吧
或者讓他的預言驗證于時間裡

是我錯了
如果可以讓時間倒流
我會毫無任何猶豫
是我錯了
我赤裸地跪在風雪中
等待著你的嘆息
你的嘆息

詩是什麼

——和方思〈什麼是詩〉

方思說
什麼是詩？
吾曰
在人類學會燒殺
之前
月亮乃是無聲的詩乎？
此刻
老地球的四季容顏
燒殺之氣不衰
面目焦爛
（誰人之罪？）
青天碧海夜夜轟炸
燒殺（又是燒殺）
之後
不孕的月亮
繁殖彈坑
無論挑戰媾和
造愛射精 乃至
星火自焚 死亡的
烙印與胎記一體
詩是什麼？
詩說什麼？

電視廣播還是那些燒焦
的老新聞
色染網路黑白開講
星戰彈道聲東擊西
浩劫當空滿天人造衛星監收排洩

惡客善主無從辨認
花葉割據生態死態傷亡決瀾
根鬚飄搖血淚作業妖言邪語
一株白樺
從墓穴
核牙從
肉體
多彈頭勃起
人道陷落（仍假以人權為由）
駭客電腦炎病毒狂
（如花粉熱擴散）
光碟吃光了初生之眼
什麼是詩？
櫻花桃花梅花杜鵑花？
千禧蟲害溫室發燒
煙花血火
詩是什麼？
打開擁塞的網站
詩體解構待理
有人仍在
咀嚼月亮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夜在紐約

附言：讀上期六月號《新大陸》，遇見老友方思大作〈什麼是詩〉，加上現在地球的現實事故，因有所感，觸發吾曰〈詩是什麼〉？詩與個人、詩與眾生、詩與地球、詩與一切有生命的生物與乎無生命的物質氣體等等，都是息息相關的吧！人類在今天，地球在此刻，自找麻煩，如俗語所言“活的有點不耐煩了”，又如何面向下一世紀？這並非是“杞人憂天”吧？

■ 車幼鳴

東京灣

放掉 那條
充氣的河豚後，
竟再也無魚上釣。
夕陽映照 大海，
抖動著把浪
推上岸。
身後是層層的群山，
低矮的屋，和
滿樹的紅桔……
遠遠的北邊就是
東京的擁擠。

夜宿富士山麓

一杯清酒，
兩枚紅桔，
窗外是飄雪片的夜，
屋裡伴我的是
畫中的歌妓。
我忽然想起了
一千年前的詩句。

聖誕前夜的北海道

在酒館外與朋友
分手，
順著鋪滿新雪的便道
徐行。

■ 野鬼

囚徒

青草拂動，古典的風打開岩石的心臟
陽光拍擊鷹翅，悠悠盤旋於湛藍之上
如今，我彷彿成了乞丐，不斷搖動
語言的鈴鐺，為了抵達花園的虛空

梅，你不屈的姿態掠走所有的日子——
讓我像一個囚徒，在無望的地窖裡
隔著時間的魔鏡——死亡的風景
讀你俏麗的臉龐——移動的碑文

妹妹呀，你聽見的每一聲蟬鳴
都來自我的靈魂。當閃電之鞭
把教堂打在地上，光芒比陰影
更加黑暗，世界就是如此簡單——

彷彿生命，隨時都可能被魔鬼刪掉
我美麗的女妖，快趕走病獸的哀嚎

1996年8月15日於四川

巷子裡的燈籠
如街上醉紅的臉，
多過天上的群星。
陣陣歡笑
將不眠的夜
化作北方的風聲。

■李元勝

這麼多的人

這麼多的針在黑暗中
閃爍這麼多的人
坐在陽台或者家中
把大海挽在自己的手臂上

天空啊
我一定要向你微微敞開

這麼多的人坐在雲朵上
這麼多的人坐在我心中
沉默地縫著破舊的大海

1998年5月6日

夜 讀

好比是一次危險的旅行
他們安排了太多的日出日落
太多的斷裂

怎麼判斷，我是早已返回
還是繼續穿行在
詭秘的山谷裡
從一頁到另一頁

就算我拚命奔跑
仍像是時而在城市
時而在誰無邊的稿箋上

1998年5月24日

玻璃與頑鐵

“心碎了，他們的心碎了”
難道這樣的心
是由玻璃或陶瓷構成
天哪，到處是心的碎片
誰還敢赤腳行走？

深夜裡，是否有人
用膠水
小心地把自己的心粘合？

我的心可不同
彷彿一塊頑鐵
有東西撞來的時候只不過發出“噹”的一聲

它需要的不是膠水
是挫刀，是最粗糙的砂紙

我願意時刻將它打磨
只要世界上有另一顆心
同樣堅硬而且月亮一樣發光

1998年5月27日

仿泰戈爾

在這塊虛偽的大地上
我只需要一小塊坦誠之地

我為我釀造的東西所累
看著這低垂的枝條
請允許
我把身上的果實落下來

1998年5月28日

萊蒙園詩抄兩帖

昨天的詩

一個不願苟活者
告別時擁抱著空白的身體
假如你在死後繼續活著
像一條幾何圖形上的虛線
標明了不可解析的難題
我同父異母的兄弟啊
如果你還活著
即使沒有天國
人們也可能是無辜的

殘兵們不斷從戰場上凱旋
傷痕累累地談論生命的意義
我看見許多盲人被推下水
一個少女因美麗而痛哭流涕
在我遙遠的祖國
野獸們在長長的尾巴上
寫滿“最後的真理”
我的兄弟啊你憑什麼說
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

晨光裡沒有天空
只有一半我們讀過的書
海底一片永垂不朽的珊瑚
整夜整夜地警醒著
另一半是你我不能成行的詩篇
像一串破碎的鎖鏈
暗示著遙遠的自由
愛無法使你再活一次
回憶永遠失去的夜；預言

走向那扇單向的門

秘密之旅

一生是一次秘密旅行
我不能不作白日夢
但無法帶回
夢中的那把劍

這夢。多像我的故鄉
無邊無際的森林。雪
沉默的舞蹈
記憶與推理的頭部。陽光
撲向失明的眼睛
瓜分陽光的人們伸長舌頭：
只有他們的鑰匙能打開未來之門
他們用流行的謊言衝鋒
一只被強迫的羔羊重複
“夢想的國度已經完成”

夢鄉我的燈火。夜晚永久的傷痕
也許那就是死亡的信號
我在夢中辨認不慌不忙
透明的利劍聲東擊西
我移動著牆壁。訪問
以古老的語言交談的石頭們。我喜愛
和我一樣冰涼的面孔
每一次打開門
總是那些長長的舌頭
讓我滑倒

一生是一次秘密旅行
我不能不作白日夢
但無法帶回
夢中的那把劍

■ 秀陶

初夏乙輯

一、Gopher*

同它們在後院進行的越式戰爭已經一年零四個月了。我用過化學的毒煙燻劑，電子發聲的驅除器，然而在綠茵茵的草地上，它們還是游擊戰似的不時在不同的方位挖出一堆堆的黃土來。我只好用水管沖平土堆，留下一塊傷疤。當然我只是為了草坪的美觀，對於它們而言大概就是生死攸關必要的鬥爭，誰的意志會強一點呢？勝敗不是很易判出麼？現在我雖仍舊用水沖平土堆，但殺滅驅除的想法是一點也沒有了，我想我多了一點點智慧

*北美產的一種地鼠，字典上又名金花鼠，不知怎會有一個這麼美的名字。

二、石榴樹

一個沒梳頭便戴滿了紅花的瘋女人

三、風景

兩河交匯處曬著一條大褲子

四、蛙腿

在洗碗池邊打開膠袋時，幾條透明發亮的蛙腿仍在抖擻。天呵！自市場回家至少三十分鐘，頭不在，皮不存，內臟也已經挖出，這種抖擻，這種強烈的慕生的意念，使我也不禁抖擻起來

■ 馬博良

天明五時

如果我叩響藍橋的門
你在橋的另一邊
月光做了中間人
那是有人吹簫的時候

門環生鏽石階長滿青苔
我還在叩門
橋已不知何處
如果現在是你在吹簫

九八年十月十日寫於舊金山
九九年三月廿一日改成

五、Earwig

查字典得知中文名叫作蠶虻（這兩個字我至今還不會唸）洩

進入四月這加州特有的黑蟲便慢慢地出現了。一寸左右瘦長的身子，頭上有短短的兩根觸鬚，口器我的老花眼看不清楚。尾上裝著一對鉗子。男的鉗子是直的，女的是彎的。壓住它的身子它便翹起尾巴來亂鉗。傳說會在人睡覺時爬入耳洞，假話，這蟲對人無害。雖說是晝伏夜出，但我在早上九點多見到一隻徘徊在窗欄邊，可能也是個同朋友們聚飲而忘了時間的傢伙。我逗著玩，又耽擱了它一會，今夜為了補睡它一定會遲一點起身吧

May 1999, Rialto

■ 遠方

夏日的……

綠

稚嫩意氣的日子
都過了
歲月開始沉澱
鋒芒已 斂
記得家鄉的榕樹
每片葉子
這時都深沉成
渴望的眼眸
陽光之吻
更加熱情奔放
只是陶醉中
不忘成熟的堅定

風

是為從寒冬過來的人們
作了慷慨的奉獻
還是想留著
向得獎收穫的季節獻殷勤
你躲到哪兒去了
狗兒吐著舌頭喊燙*
蟬兒大嚷大叫說熱
我赤膊上陣
手舞足蹈
妄想感天動地
水邊的楊柳嫵娜
笑我傻氣

■ 陳計會

雨 夜

一群盲者分開大雨
道路向後飛奔

蒼茫之中，一盞燈
看見被淹沒的腳印

接近抽象的寓意，終點的
風景，與夢幻保持一致

當手掌攤開，燈已先行熄滅
一場大雨，仍在想像的途中

*非馬的詩句

我

執一把大芭蕉扇
無關火焰山
也不為天氣
那惱人的詩句
（其實剛寫了幾行）
過于滯澀板結
不解風情
沒有雲思雨意
我的寄望
全在這把芭蕉扇
當日我
拄扇倚在
故鄉的長堤

■張莖

觀海二題

Key West, Florida

· 日出

忽然從海面
躍出的那輪旭日
怎麼還帶有
昨夜未醒的酒意呢？

難怪飄過的流雲
在晨曦中
怎麼看，都像
越飛越遠的水鳥

一九九九年一月廿四日

· 落日

猶如緊握一具
遙控器
屏息操縱
一輪緩緩落下的夕陽

偶一鬆手
西沈的落日
便失速墜海

而墜海時
激起的萬丈浪濤
遂變成
讓我突然憂鬱的
漫天彩霞

一九九九年一月廿五日

■臧棣

吹風機

當我趕回自己的房間時
雨點已經瀟進來，
潮濕的偏南風震撼
窗台上的嫩葉，就彷彿
你在遠方猛敲一面破鼓。
對於那些還想保持
原狀的事物來說，
窗戶現在的樣子就是漏洞。
我知道你學會這樣
看待生活已經很久——
甚至是在我吻你之前。
記憶的吹風機嗡嗡噪響：
把我們做過的夢統統吹乾了。
很快，放在餐桌上的牛皮紙
也被吹乾了。

當我再次
打開窗戶，雨完全停了；
有關的號令也已收回。
窗外到處是小鏡子，
比夜晚的星星還要多。
多出的那一倍是用來
糾正你對生活的態度的。
而我不打算再去買新的，
仍舊用原來的（被雨瀟過
又被吹乾的）牛皮紙包裹
這件早就計劃好要寄給
你的禮物：好在它並不很重
和一首詩的份量差不多。

一九九九年寄自北京

■ 鄭建青

小鎮意象之一

1
垃圾桶
一週僅清理兩次
焉不便秘

2
放一串響屁
摩托車一溜煙竄沒了
一只火燒尾巴的鼠

3
即便在無交通的午夜
救護車也嚎吽飛馳
不怕你不醒

4
靜夜裡
有車碾過一個易拉罐
妻醒：哪裡打槍

5
那女人塞足了炸雞翅蝦炒飯
喝下三杯可樂咕嚕一聲飽嗝
再拔根長髮找啞就免付飯錢
末了老闆還得賠上一句再見

2
與老嫗
散步黃昏的
是一條搖尾但不乞憐的黑狗

3
火車拉著汽笛
從下城的舊夢裡隆隆穿過

4
廢棄的加油站
24小時營業
在褪色的廣告牌上

小鎮意象之二

1
老者靜靜地坐在
和煦的陽光下
向過往的車無力地揮手

5
走在大街上
我踩著個泡泡糖
又粘又難蹭

■ 郭密林 海 嘯

被天空空下來的海灘
無邊的浪從無邊的岸
那夕陽墜落的海的地平線
蛇一樣淹過來
淹過來
是鋪上上天的天梯

天低
雲輕
鳥上飛
隔海的孤島
不孤
船呢
我上天的船
一筆巨鯊
雪亮海的詩行
風，看不見的風

被壓在海底的風
憋在峽谷裡一股股雄性的風
抖動這片水域
打開海
嘩——
鯨！一座鯨、又一座鯨
一座座魚性精神峰起來
峰起來
喇！沖天的水柱若億萬只海燕猝然
煽起海峽漫天浪花的白色閃電
彈碎夕陽
嘩……
鳥的蔚藍的花朵很燦爛地開放
海的腥紅的音符很弧線地濺落
濺落在我花開的四月
如珠
如淚

■ 嚴力

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進門再往裡
抽屜甚至冰箱的冰塊裡
或者電腦和電視的零件裡
可以繼續往裡的地方
佈滿微觀的陷阱
唯有理想還要在陷阱中再往裡

一顆老鈕扣靜靜地
住在與衣服失去聯繫的抽屜裡
被蟲子蛀過的木板裡
是人類行為的版圖
孤獨的詩人還在往地板下面努力

像倒空的酒瓶裡
沒有了度數的寂靜
詩人向遺跡索取面對現實的冷漠
但是今天
個人的大門被節日中的集體關閉
直到十二點的鐘聲倒下
他還沒來得及回到自己

1999/1/1 紐約

QI

QI
不是奇怪以及旗幟的……QI
不是下棋的……QI
也不是僅僅騎馬的……QI
是在流行和不流行的觀念之上
不接觸物質而懸在那裡的……QI
比奇怪更自然的那個QI

■ 小海

喜慶日

早晨，一個戴高帽的樂隊走過村莊
吹奏長笛
彷彿這是世界的盡頭，我又被帶回
樹後的隱身人猛擊你的臉

太陽，回到它悲哀的樂調之中
喜慶日，父母垂下蒼白的頭
那麼，你要告訴她開門的第一件事
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
將從村裡消失：一個母親
和她低矮堂屋的夢境

後村泥水匠的新郎
他壘的灶台已經熏黃
孩子們歡呼簇擁了他
像從聚散無常的雲頭跌落

被她供奉的土地早已驚訝不已
“……是女兒出嫁時
高懸在屋樑上的一條家蛇”

一九九八年寄自蘇州

比旗幟更立體的那個QI
比下棋更沒有規則的那個QI
比其實更真實的……QI
比妻子更超越性別關係的……QI
就因為使用了這個QI
無論多少條腿的動物或傢俱
都屈服於這個……QI

■馬蘭

聖誕短歌

1

山是一個障礙，必須越過，
或者山是一個廟宇，可以安息
這樣區別開了旅遊勝地和風景
或者混淆了中西文明

2

我們有生活在空間的特權
我們比生活在二維的線條幸運之極

3

當克林頓在口交
與某代風流張生不可同日而語

變臉的速度和我們歷史的進程絲絲入扣
紅娘成了告密者
孔雀就東南飛了

4

我可以被你當作棋盤，縱橫
但不用替我解譯我的生存和邊緣的極限

空手而來，破釜沉舟的是我
我想了很久，今天我看著你棋逢對手
你拚死相博，真好
生活在今天沒有此種魚死網破的絕望
還如何生活呢？

5

空氣裡秘密橫行
間諜呼之欲出，有鬼
我們老國王鍾情的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
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告密者正參于製造新的秘密
多麼可愛的說法，我們是外星人

玻璃外的人，說我們其實在被宰割
被陽光宰割。呵，陽光。

秘密是一道食化玻璃

6

我遙遠的故居
可以想像在想像著我
重操舊業

7

但我想單獨地死
死是一種群模仿
那第一個死的人是誰？

病毒又為誰而活！

1998，12于紐黑紋

■李元勤

佛

玄色的大鳥撲著翅
搨落滿天的星晨
歲月逝去
流星散入草原深處

土牆邊
黑狗的影子
奔跑過我的身旁

暗夜裡
有人在遠處祈禱
佛在蓮花叢裡
拈指微笑

一夜飄雨
風雪蓋滿大山額頭
雲霧深處
有人低聲吟頌
寺院的風鈴
驚醒了一世塵夢

96.8 西藏

金子般的陽光

我的指尖
掠過白雲的陰影
陽光燃燒著兩岸山脈

雅魯藏布
一個醇厚高亮的女聲
漫過黃沙野地

歷史的碎片
在我的四周飛舞不去
片片經幡
在山口上獵獵作聲

遠山沉寂
遷移的沙丘終會
掩蓋生者的靈魂

千年的酥油燈
也點不燃大昭寺外
金子般的陽光

96.11.04

卓瑪

我聽見你的聲音
在風中舞蹈
翅膀下面的手
掀動我緊閉的窗簾

手捧心臟的人
走過大地的裂縫
驚動的馬群
從我身上狂奔而過

黑眼睛的孩子
佇立在黑色的崖邊

你用歌聲
將雙手點燃
將風點燃

讓我在風中飛舞
宛如蛾群
奔向熾熱的火炬

五月 海風吹來了陣陣悶熱
把洋槐花拋撒
樹木生長 石頭生長
我聽見骨骼在叫喊

天空飄著幾只巨大的汽球
新開的馬路上 又多了一家
肯德基炸雞店
漂亮的紅房子 這是第幾座？

遠遠地 飄來炸雞的香味
還記得第一次吃肯德基的情景
爸爸和媽媽 帶著我
像過年似地

那時五歲 也許更早
我從電視上認識了肯德基爺爺
媽媽對我說
寶寶聽話 明天帶你去

老爺爺果然笑得很慈祥
不像大灰狼
我忍不住踮起腳
摸了他的白鬍子

爸爸媽媽好像也沒來過
東張西望顯得不自在
我東跑西串
讓他們一陣好急

真好吃，真的很好吃
我的小嘴巴大吃著
只可惜如今乳牙已掉光

唇齒不留香
爸爸告訴我
肯德基有十一種香料
獨特配方 是老爺爺的秘密
一直沒公開

為什麼要守口如瓶
為什麼不把配方告訴我們中國人
讓奶奶每天為我炸肯德基呢
肯德基不是好爺爺

我不再需要媽媽帶領了
我獨自跨進了紅色城堡
捏著奶奶給的十元錢
手心濕濕的

歡迎光臨 小朋友 要吃什麼
阿姨的聲音 奶油的香味
我輕輕告訴她
一塊雞腿 一杯口樂

我找到了樓上靠窗戶的地方
看著川流的汽車 飛揚的塵土
滿嘴油香 滿心歡喜
出門時阿姨還給了我一個汽球

又是一個星期六
又是一次放學後
又是一個兒童節
到了冬天 哈 真的過年了

品嚐著肯德基的好營養好口味

我一天一天長大了
睡夢中 我聽見
骨骼在生長 肌肉在膨脹

奶奶笑得合不攏嘴
誇我結實 準能長個高個兒
爸媽摸著我的頭
多吃點 身體好 成績就好

暑假過後 上五年級了
我走進教室 同學們很驚訝
沒幾天 他們開始喊我
“胖子，胖豬”

我氣憤極了
偷偷對著鏡子看
呸 憑什麼罵我
王非不是更像一頭豬嗎

有一天 上體育課
賽跑 我和王非跑在最後面
老師說
你們去練舉重吧

我才不去呢
我要吃肯德基
我聽到了
肚子嘖嘖呱呱在叫

可是 一天晚上 爸爸對我說
——不許再吃肯德基了
——一星期吃一回也不行嗎？
我爭辯道

不行 真的不能再吃了
這一次 我自己暗暗發誓
因為我暗戀著我的同學馬小雯
我不能讓她覺得我太醜

然而 放學的路上
當我鼓起勇氣跟她說
我喜歡她時 她瞥了我一眼
“瞧你那傻樣”

那一夜 我痛苦到了極點
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
我努力回憶著報上的一條新聞
化肥 添加劑 激素

快速生長 催豬不吹牛
兒童肥胖症 性早熟
肯德基那金黃的雞腿
難道也是添加劑的貢獻？

我恨媽媽 是她那句
“寶寶聽話 帶你吃肯德基”
讓我一發不可收
我真羨慕不聽話的孩子

我恨自己
誰讓我嘴饞 讓我狼吞虎嚥
那一夜 我夢見自己
變成了大青蟲

我爬在那混帳老爺爺的臉上
我大聲叫喊著
滾回去吧 肯德基
肯德基 滾回去

■ 陳強華

沙拉遐想

為甜蜜的過去做一盤沙拉
把熱帶似的記憶加點鹽
一匙往事的糖
印度小洋蔥切薄片
小辣椒搗碎
兩片的薄荷
一把風乾的蝦米
擠兩粒飽滿嫉妒的檸檬
伴著我的深情
在最想你
想到饑餓的時候
用溫熱的稀飯
配送

感冒

分手後
我從雨中回來
鼻頭捕捉一絲涼意
不用雙手
過程簡單極了
用冷靜再加一股怒氣
我說：“去吧！”
我要揪你出來
我要消滅你
我以紙巾覆蓋你
使勁地拉，嗚
一列火車轟轟駛過
火車嗚嗚嗚響
一陣鼻酸

垃圾車

一輛巨大的垃圾車
在我心情腐爛時
準時報到
然後清除
載走一籬籬
發霉的怒言
過期的心酸

尋找聲音

在沉思的路途中
遇見一位年青詩人
他說：“我去尋找我的聲音”
他丟了他的聲音？
他的聲音沙啞了？
他從來就沒有聲音？
誰不准他發出聲音？
他試圖尋找他的聲音
似乎許多青年詩人
已經發現這種想法
他們相信聲音的存在
雖然很難找到
但是卻值得努力
我們知道它的存在
我們相信

一九九八年寄自馬來西亞

■ 陳銘華

第X類接觸

火星撞地球
宇宙 小 小 小
摟著你
我聽得清路過窗外
那架飛機上面
諸神的心跳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廿四日洛城

風景

藍天為鏡碧水為框
嵌我的影子於其中吧
我已愈行愈遠離死沉沉的林地

你能理解一棵樹的寂寞嗎

一九九九年元月二日洛城

少年十五二十時

天一定很藍
雲異常的白
你紅紅的臉
山上軟軟的水
流過 胯下
一群呼呼喘氣的蟻
努力攀爬上來
我倚著鋤頭
詛咒黨

■ 華璋

當然的符號學

沒有楓葉會為你紅上一年，
沒有海洋會為你靜止一刻，
電話鈴聲不響，
你罵它也沒有用。
最理所當然的事，
也最不當然。

妳要給我看一面鏡子，
我只得默然，
望穿秋水，
怎麼看不見兩行眼淚。
妳要給我一個傷口，
我只得承受，
好好的護著，
生怕有天會結上礁。
妳要給我一個難題，
我只得思考，
只是時間從不戀棧，
往回走得帶一雙不存在的眼睛。
嗯，最理所當然的事，
妳給我說說看……

在完美的句號之前，
到底需要多少個逗號？

最最美麗的愛情，
教會我們謙虛，
最最悲愴的一句，
原來生命本來不長。

一九九九年三月五日三藩市

一條腿的獨白

我衣被於茸茸發癢的羊毛內，且被強塞入靴中，令人窒息。然後我及我的兄弟被逼在一間房內走上走下，彼此並排地在鏡前停下來。在檢視我們在各方面是否盡如人意時，我們還得轉動扭曲一番。我的兄弟也是一條頗富宗教虔誠的腿，盡職地侍候他，承載他，並認他為高人一等的生物。有時我自問：我們這些腿們是否命定就得這樣。

有一次我們拒絕服侍他，他便倒了下來。一個倒下的巨人，突然間與我們同一水平。總之諒解是不可能的，同樣的在污穢中打滾，他卻責罵我們，令我們立即得知，我們與他之間除了主奴關係而外，沒有什麼共性。世上只有一個人可以解除這關係：死亡。

自然

且看那靜止的湖面：屏風屏息，水乃能映照那長在濕沙上挺直的杉樹。他們躺在那裡，一個男子同一個少女，並排地不經意地互擁著：那個孩子將會被某個行方便的醫生刮掉。陽光使一個人的皮膚泛紅，那人將帶領一中隊的老人，去到他們最終的解脫，清醒地，匆忙而服從地。看大自然，看吧，並且問：什麼該砍去，什麼該重新栽植？

蝙蝠的叫聲

當它們在黃昏時忽彼忽此地競飛，它們大聲地叫喚。但那呼叫只有它們的同類才能聽見。飛行中，樹頂、穀倉及傾圮的教堂尖頂擲回回聲，它

們才得悉何處有路，何處是阻礙。拿掉它們的聲音，它們將找不到路，將重重地撞在牆上，跌落地面死亡。沒有了蝙蝠之後，它們所消滅的那些行將得勢而猖狂；那些害蟲。

白日夢

有時作白日夢我就變換我的存在：在旅店中，我溜入店主的生活。那店主每夜滿腦子肉慾，攻擊女侍，而且儘想著日間的進帳。或者一個駕駛員，在駕駛艙中，自跑道升起，再也聽不見地面的聲音，我的靈魂在雲中。然而不等去到雲上，我又不在那裡了。我是在台上的演員，是遠方森林裡的伐木者，一棵棵地砍。這種化身為不同軀體的樂趣，移動不同的四肢，想著不同的思想，太不經久，很快地這種造訪奇異的生命變得自己總覺得自己終是個外國人，好奇被習慣取代。

無盡的厭煩自旅店的四壁爬上我，無盡的厭煩來自永遠一成不變的女侍，女侍永遠一成不變的動作。每日飛去華沙或布拉格變成厭煩，一萬公尺上空無盡的恐怖正如同經常要默記零件；晨間的彩排，那時太陽把一切置於合宜的光中，與黑穴一樣的戲院面對面；像一行行無盡的橡樹、松樹、杉樹，你愈砍，它們愈長得九頭蛇一樣。對於叢林的鬥爭，白廢。在樹林內就如身處開花的牢欄裡一樣。

一片風景會吸引遠地的旅遊者，旅遊者也知道，只要不在該地定居，那風景便一直有它的魅力——與此同理，生命，不屬於我們的生命。

機器

它孤高而堂皇地直伸展到工廠的屋頂，一見便使人生出世紀性的紀念碑的印象，而且也的確像；嚇人而強調的春搗。要緊的是，它僅以不同的力作反向的運動而生產，以各部件馴服的對抗性。

不過在這具絕妙的裝置之間，在閃亮的輪子、耀眼的活塞、起落的槓桿之間，有一個毫不起眼的部件，週身像是長了一層霉菌，動作笨拙，全無韻律。這個醜陋的附件，是這套美麗而生氣勃勃的設備中，殘存的一絲衰弱。

中午時汽笛一響，那個部件自動地同機器脫離開來，走出工廠。機器在原地無助地息止。而一切便突然明朗了：這個最不值錢最不受重視，隨時都可以撤換的部件，才是最可貴的。什麼時候他一倒下來，不要多久，青草就從地面長出來。

記 憶

他長在醉鄉，所以也可以說，他只有肉體還活著，活得很虛弱，正在腐爛。當戰爭的火炬燃起時，他也曾去過西班牙，屬於為反抗壓迫而集合的正義的一邊，亦即紅兵營的一邊。勇敢過，開過槍，愛過，也挨過、笑過。當酒意升起時，他也會談起那些，像月亮在雲後出現一樣，他的眼也亮了起來。在那之前，他不曾有過生活，在那之後也沒有。他逃過了敵人的子彈，卻致命地被日常的瑣屑擊傷。

旅 程

他被僱開一輛鐵車，漆著醜陋的色彩，在市上行駛。鐵輪子走在鐵軌間，在充滿煙霧的城區穿來穿去。如果他的腳踩中了一個踏板，鈴子就響，這發生過無數次。

他走在沉入黑夜的眾屋之間，屋面方塊的光閃閃

地陪伴他。他從容不迫地在昏光中走向他的住所。一個妻子在等他，而後是孩子們，而後是孤獨，以及空房，以及塵土，最後是死亡。

外 望

誰不想看看窗外行過的男女呢？尤其是夏天，女子的體態更靈動。天冷時她們穿上掩蔽的大衣，如果設想那下面有灼熱的生命，常錯。

你舒適地靠著車子、馬，這些還有，靠著警察同坦克車，這些也還有，靠著垃圾車，靠著一隻象，較少，靠著一個殺人者，通常不很容易認出來。手肘悠閒地支在窗欄上，你不覺得有災難正在醞釀，正有人拆去樓梯、爐灶、壁爐、浴缸、整個房子。而當你靠著一個不經意的過路人時，你會突然間失去背景，上面沒有堅實的屋頂；腳下沒有地板，實際上已經懸浮在空中。對於外面街上的人而言則一切都沒變，他們只看到你舒服地在窗後望街：沒有一個過路人會以為那是多危險的事。

對一個城市的態度

街道尚不敢停止它們的服務。退休了，水泥還躺在那裡，還不斷地被踐踏。默然的窗戶俯望我們這些十足的過路人，而且即使那些裝滿了人的盒子打開他們的門，彷彿要洩密一樣，畢竟，畢竟只是他所知的那一點點，雖然有點遲疑，認為還是小心點，重又關上。

他們非常耐心地等了又等。雖然他們知道我們的一切。這也是為什麼我怕有一天，那些房子會在我們當頂垮下來，散成片片，顯露出每塊磚都是點金石。

狂想的屋群

就我而言石頭是會說話的，當然也不是所有的石頭。就算是人吧，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備表達自己的能力。大塊的煤渣以及年青新鮮的磚塊沒有什麼好對我說的。說得的只有那些歷久易損的、因長期存在而被碰撞過的、那些被異類生命佔據而滿身青苔面目全非的。於是我站在柏林的一些老屋的磚砌面前，那些老化脫色灰泥剝落，側面被不良的溝管刻出條紋，被子彈及彈片擊出傷疤，內部洞穿行將撤除，連不可或缺地方也只是用水泥補填——一種已被活完的表記。當我凝視這樣的磚砌時，一股巨大的憐憫之情湧升上來，因為這待遇比這個市內有血有肉的居民的待遇不見得好。我們也沒有那麼多相互訴說的。我們僅需三言兩語便相互瞭然了，沉復原也沒有什麼重要的話。僅因為——我們彼此都清楚，以後是沒什麼把握再相見了，這個世界損耗以及重建的加速是太快了——我們只是說保重，別了。

存在於隱蔽

公開的次數、供人觀賞的頻率對於藝術品有一種古怪的效果；由於某種無以解釋的作用，藝術品會失去表現力及其重要性。〈班堡的騎士〉一畫，現在馳騁在無數的咖啡桌畫冊中、掛曆上、明信片及教科書中成為日常所習見。受了成千上萬的眾目掃描，已成為殘舊、破損。

藝術品經歷這樣習見而家喻戶曉，滋生了一種毀滅性的輕藐，最後成為漫不關心。中世紀的教堂把雕刻置於居下的參觀者難以看到的位置，並非出於怪誕。

蠔

適逢雨天，我來縱思回憶一位頗具異能的舊識。無論在那裡見到他，酒吧、開會、開庭、討論

會、開幕禮、示威遊行，他總是默然不語，高度的曖昧——僅只坐在那裡便引人注目。時而顯出不高興，而後又彷彿滿懷信心，或是深受感動，或是頗富遠見，或欣然或呈敵意。

當他死去，大地依例打開胃臟，也無需額外的作為。一切顯然，他沒有任何遺物。沒有吵吵鬧鬧的兒子爭執什麼行業，沒有輕浮的女兒，沒有甜甜蜜蜜的床伴，沒有貪婪的寡婦，沒有集郵，沒有作品。

大失所望！也是這樣的一天，小雨不止，看來也確然，這個出了名的沉默的蠔，並沒產下眾人期待的珍珠。不過此一想法馬上又被另一個取代；他產了一顆，一顆對於每個識得他的人都是無價寶——一顆極高明的沉默之記憶。

友誼

是的，我同大海很要好。早上飽睡醒來，我剛伸頭出去望一望渦卷的雲彩，同黃黃的沙丘，馬上就覺出地平線遠方的翻滾：聲啞而動盪，被風刮起，升上岸灘，沒多久便超過了高潮水標，向我的屋子沖過來。急速地集聚了它的大池小塘，直向上爬，一直來到我正站在窗邊的二樓，四處飛濺。我拋給它一點吃剩的食物，它欣然地一口吞下，並以令人害怕的友善舔我的手。但它的下面擊碎了牆，撞鬆了屋角的支柱。當它一面喃喃，一面舔嘴啞唇颯颯地來到我的面前時，房子打四面崩塌了下來。我正要自窗戶出去，想爬上屋頂而騎坐那裡的時候，它快速地把捲離了實地而飄走了。夠了唄，我還是認為：我同大海很要好。

譯後：Gunter Kunert (1929—)，德國東柏林時代最多產之作家。係名劇作家不列希特 (Bertolt Brecht, 1898-1956) 之忘年交。庫氏以詩始，後亦有長短篇小

Czeslaw Milosz's Poems

◎蔡建青 譯

Czeslaw Milosz(1911—) 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波蘭詩人，現為美國加州伯克萊大學教授。閱讀他簽名的詩集《冬天的鐘聲》，遂譯其詩四首。

相 遇 Encounter

拂曉我們乘馬車越過冰封的原野。
黑暗中升起一只紅翼。

突然一只野兔奔過小路。
我們中的一人舉手指向它。

都成往事了。而今他們均不在塵世，
野兔不在，舉手指兔的人也不在。

啊，親愛的，他們今在何方？去向何方？
那手勢一揮，奔跑一現，碎石軋軋。
我問，不是出於悲哀，而是出於驚異。

閒 談

A Frivolous Conversation

——我的過去是一只愚蠢的蝴蝶的海外之行。
我的未來是一座花園，園內有廚子割公雞的喉管。
除了一身痛苦和反抗，我擁有什麼？

——拿起一段時間吧，就一段，當它美麗的蚌殼，
一副合攏的手掌，慢慢打開，
你看見什麼了？

——一顆珍珠，又一顆。

——在這又一顆珍珠，一顆由時間積累的星星裡，
當瞬息萬變的風停，你看見什麼了？

——地球，天空和大海，滿載的貨輪，
露珠處處的春晨和遙遠的王子領地。
看著這些奇跡展示沉靜的榮耀，
我無所慾望，因為我已知足。

窗 Window

我看窗外的黎明，見一顆小蘋果樹朦朧在光輝裡。

當我再看窗外的黎明，一顆果實累累的蘋果樹立在那裡。

多少年都已過去了，可睡夢中發生的事我根本記不住。

很少 So Little

我很少說話。
日子很短。

短日。
短夜。
短年。

我很少說話。
我難以堅持下去。

我的心倦於
喜悅，
絕望，
激情，
希望。

巨型海怪的大口
向我咬來。

赤條條，我躺在荒島的
岸邊。

世界這條白鯨
把我拖入它的地獄。

如今我不明白
那一切到底什麼是真。

說詩小札

◎黃伯飛

星與文化

星是不會想的
你卻去想它——
給它起個名字
於是有了文化

年紀與光陰

“你這般年紀
精神可是很好。”
“精神是沒有年紀的。”
“你還寫詩嗎？
你寫些什麼？”
“我寫的是光陰。”

詩 心

詩意詩情 出自詩心
源泉潔淨 溪水常清

說詩小札四首

一
寫詩的人似不少 讀詩的人卻很少
好詩既然少人讀 劣詩不讀也罷了

二
寫詩的人莫心灰 鐵棒可以磨成錐
錐心泣血功夫到 一曲高歌腸九迴

三
讀詩的人恨不多 百般遊藝亂心窩
若曾識得詩滋味 恍似當真遇嫦娥

四
嫦娥盜得不老方 詩人可沾嫦娥光
月球地球常往返 天上人間樂洋洋

《心靈·泥土》作者雪迪是中國當代頗有成就的詩人之一，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流亡海外。目前在美國著名高等學府布朗大學英文系做研究員。雪迪著有詩集兩本，文學評論三卷。他的詩歌被收入二十幾種選集，他本人也編選了兩種詩集。雪迪的詩歌已被譯成多種文字，其中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日文，在國際上享有一定的聲譽。他詩歌的英文譯本大多散見於美國各大刊物，這些作品，尤其是獻給荷蘭畫家文森特·梵高的組詩〈火焰〉，發表後在美國文學界獲得了普遍的好評。

《心靈·泥土》是詩人雪迪第一本英譯詩集。收入這本集子中的詩歌全部按照創作的先後順序排列，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是詩人的早期作品，寫於中國大陸；第二部份是他來美國以後才創作的。按時間順序排列不僅簡便省事，恐怕也是介紹雪迪這些作品的最佳方式。因為，這樣的排列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他在詩歌創作方面的成長過程，並且充份地揭示他詩歌藝術風格的特點和變化。瀏覽全書，不難發現，第一部份的詩歌大多富於激情，是詩人內在情感的強烈宣洩，奮力反抗外部的壓力。所以，這些作品都具有由內向外抒發的特點。在創作中，作者追求的是文字上的力度，通過不尋常的詞語組合產生巨大的震撼力量。眾多意象的羅列，互相衝撞，又表達了一種情緒上的緊迫感。

雪迪在自己的國家，為了爭取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而付出過慘重的代價。來到一個民主的國度裡，有了言論和創作的自由，卻似乎失去了表達內心積鬱的要求。於是，他的風格發生了根本變化。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冷靜。逐漸地，詩人收回了投向外部世界的目光，轉而向內凝視，探索自我的內心世界。所以，第二部份的作品大多具有由外向內發的性質。可以說，這部份作品實際上是詩人與靈魂的坦誠對話。在這些詩歌中，雪迪致力於揭示人的內心世界的覺醒過程。此時，詩人已不再刻意追求文字上的特殊效果，他更關注的是詩歌的內在氣質。因此，他的詩雖然在形式上走向淡化，沒有了先前的緊迫感，卻凝聚了更強勁的內在張力，變得更純更深刻。

雪迪的風格，無論是先前的濃烈，還是後來的淡泊，都在這本英譯本中得到了比較充份的反映。試比較〈饑餓〉一詩中的首尾兩節，先看原文：

我聽見那種饑餓的聲音
日夜嗥叫在我的面孔裡
我的手在喉嚨裡掙扎
在吐出的日子上佈下爪印

……

我最大的傷口
在牙齒間生長
我聽見那種聲音

我聽見死亡的人在我臉上
一遍又一遍勝利地歌唱
我把手伸進喉嚨裡
開關一條無聲地嚎叫的航線

再看譯文：

I hear it, the howl of hunger
day and night frantic in my face
my own hands clawing in my throat
nails scarring the days as I throw
them up

……

The greatest wound
grows between my teeth
I hear that source of sound
I hear in my face the long dead
Sing triumph and then sing it again
I thrust my hands into my throat
forcing a still channel screaming out

讀譯文，我們一樣感受到文字的緊張力度和劇烈的意象所產生的巨大震撼，也一樣清晰地聽到詩人撕心裂肺般的吶喊。譯者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在遣字造句上頗下了一番功夫。有些詞語並未照直譯出，而是選了相對來說更具體更有力的字眼。比如，用“clawing”取代第三行中的“掙扎”，用“thrust”取代倒數第二行中的“伸”字。當然，詩文的力度並不主要在於個別字眼，篇章的佈局才是關鍵。因此，必要時恰到好處的詩行重建是維持原作文字張力的更重要的手段。如果譯者把第一行譯成“I hear the howl of hunger”，氣勢就比現在的譯法弱多了。他在動詞

“hear”後加了個代詞“it”，然後把“the howl of hunger”作為同位語列在其後，讀來鏗鏘有力，強烈的節奏與詩中劇烈的意象十分吻合。譯者對倒數第三行

的重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他要是譯成“(I hear in my face the long dead) sing triumphantly again and again”，字面上倒是更貼近，但氣勢上跟整個篇章就配合不好。

在〈譯者的話〉中，基思·沃爾德羅普指出，這些詩歌的翻譯大致分兩個步驟完成。先由懂中文的合作者譯出初稿，然後他在這個基礎上潤色加工，使之成為道地的英語詩文。為了盡可能貼近原文，他在整個再創作過程中始終保持與作者的聯繫，不斷就有關問題與作者本人進行磋商。這樣的翻譯方式有個明顯的好處，即分工明確。單個的譯者可以不必同時應付來自出發語和目的語兩個方面的要求，在這經常發生齟齬的兩者之間分攤精力，疲於奔命。準備初稿的譯者，強調譯文的準確性，縮小偏差，防止謬誤，這是他的主要任務。負責定稿的譯者要確保譯文符合規範，讀來像詩，能給讀者一定的美的享受。倘若他們能夠恰當地完成各自的任務，那麼譯文便可能既是對原作的一種充份反映，本身又是一首優秀的詩歌。

從這本集子裡的作品來看，初稿大多相當準確，只有個別例外。沃爾德羅普然後把這些初稿“譯”入漂亮的英文。通過與原作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沃爾德羅普是如何把這些譯品變成動人的詩文。他運用的最多的一個機巧便是通過跨行來重建詩句。這樣做的目的或許主要是為了在譯文中形成一定的節奏。但是，頻繁的跨行卻在有意無意之間增強了詩文的流動性，使得行與行之間的聯結更加緊密。有的時候，沃爾德羅普還通過跨行來獲取某

種特殊的效果：

Little by little
the sun in serenity in-
vades the space that night vacates

在這個例子中，他跨行跨在最不應該跨的地方，硬把動詞

“invades”斷為兩截。譯者通過這種極端的跨行方式來暗示，太陽從黑暗那裡奪回地盤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詩人雪迪則是通過節奏，通過行間頓歇，來提示這一含義的：

太陽，寧靜
獲得一塊一塊
黑暗佔據的空間

——尊敬

沃爾德羅普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手法，達到一個相同的目的。他在再創作中所表現出的巧妙構思，完全可以同詩人媲美。

可能由於沃爾德羅普不直接接觸原作，僅從英語的角度出發，似乎比較容易找出譯文中詰屈贅牙的詞語。不過，譯文的質量不僅僅取決於刪除笨拙的字眼，譯者重寫的能力更為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把翻譯叫作再創作的緣故。我們從〈另一種溫情〉中挑出一段，看看譯者是如何處理的：“我用五把鋼叉刺進日子／看見時間的孔穴中／流出我的純潔的饑渴／和七顆蔚藍的星星”。如果不作任何調整，只是跟著原文走，那麼譯文很可能是這樣的：“with five steel prongs I poke into life/ and see that out of the holes in time/ flows my pure hunger and thirst/ along with the seven deep blue stars”。即使去掉個別可有可無的字眼，整個結

構依然十分鬆散。沃爾德羅普砍掉第一行中的賓語部份和第二行中的動詞部份，把兩行重組成一個簡單句，使之與後兩行在語法結構上並列，顯得簡潔利落。加上後兩行的主語在沃爾德羅普的筆下，成了節奏感很強的平行結構，從而這幾行便獲得了詩文的活力：“with five steel prongs I poke/ holes in time’s daylight/ and out come my pure hunger, my pure/ thirst, along with seven deep blue stars”。另一個重寫的佳例是〈尊敬〉中這一行的譯文：

“田野和我們一起回來”，如譯成“the fields and we will come back together”，雖然有點別扭，卻算不得錯。可是，沃爾德羅普卻把它點化成“we’ll come back, the fields with us”，令人叫絕。

在翻譯中，沃爾德羅普往往能夠進入詩境，充份發揮想像力，重新創造貼切的意象，而不是照搬原文。比如，〈肖像〉中的這一行詩“watching its own blood stain the ocean”，便是想像力的產物。原文裡是獨角鯨“在汨汨的血裡看見海洋”，而不是在海洋裡看到自己的血。又如在〈家園〉裡，雪迪寫道：“……我看見家／在我的血裡……”，沃爾德羅普掉個個兒，譯成“...Home gleams in my/ blood...”。原文中“我的心不停地拍打房屋”，到譯文中成了“我的心合著房屋的節拍跳動”：“...Home gleams in my/ blood. My blood/ flows round the house which is/ made of light. My bounding heart/ beats in cadence with/ this house radiating its/ pure white beams”。假如前一個例子還算是一種解釋的話，那麼這個例子中的重寫則帶有更

多的創造性，因為這裡的意象已經不能同原作的字面意思直接掛

。不過意象雖不同，卻與詩的主題完全合。沃爾德羅普以如此的方式重寫，加固了譯文內部結構的聯繫。在他的筆下，不僅房子是由光組成的，而且家也是閃光的，在血中閃光，於是“房子”、“家”和“血”之間通過“光”而互相聯繫，成了一個無法割裂的整體形象。

沃爾德羅普的長處在於，他不僅知道剔除不合適的成份，而且懂得如何添補合適的成份。請看〈播種〉一詩最後一節的譯文：

“What joy! A mental halo/ glazes the growing field/ Your coming is mankind’s primal song/ I follow a foal as it wanders the riverbank/ grazing on fruit blown down in the dusk”。這裡他從前兩行大刀闊斧地砍掉許多詞兒，如“猶如”、“籠罩”、“作物”和“陶土”等，以防出現拖沓的現象。但是他並未就此打住，又添加了兩個詞兒，即“growing”和“grazing”。這兩個詞兒與“glaze”在讀音和書寫方面都有一定的關聯，給讀者的想像創造了更大的空間，也使詩文內部的構造更加緊密。他在翻譯〈向內，向內〉一詩時，大量運用帶[w]和[k]音的單詞，把詩行編織成結構嚴謹的篇章，既美麗又發人深思：“...Sleep is a/ latrine, my body/ a plank across it. Waking/ is to walk that plank, watching/ the filth beneath my feet, the/ worms at work. I think I/ see my former life/ I see my inward shape”。

與原作相比，英譯本稍微易懂一些，這是翻譯的一個傾向。沃爾德羅普往往會採取各種措施，來排除一些難點。比如，加個說

明，用關係詞把孤立的成份聯結起來，或者重新安排詩行，使詞句更符合傳統的習慣。舉個例子吧：〈另一種溫情〉中有這麼一行詩：“你的手如同一股河水”，到了譯文中擴展成：

“Your hand reaches towards me like a river running”。

不直接接觸原作有便利之處，但是這樣的便利是有代價的。這種合作方式有一個內在的問題，即初稿中的差錯不易被察覺，尤其是定稿之後，沒有一個精通英漢兩文的人來仔細校對，謬誤更是長驅直入。此外，在潤色加工的過程中，偏差也可能產生。譯者進行再創造，必然要對原文作一些變動。那麼，變動什麼，如何變動呢？他不能直接接觸原文，難免會做出一些缺乏根據的決定。由此而產生的錯誤，也只有通過細心的校對才能防止。比如，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關係是〈拾穗女〉的主題，詩人採用一系列的細節來闡發這一思想，其中一個細節便是“籃子裡的嬰兒跟著果子的滾動叫嚷”。但是，沃爾德羅普譯成了“Babies in baskets crying like tumbling fruit”，這只是個明喻，用來形容嬰兒叫嚷的聲音。原作中人與環境的和睦關係不見了，從而削弱了這一行與整首詩之間的聯繫。假如沃爾德羅普徹底掌握了原作，完全明白譯文原作在這一點上的差別，他還會作這樣的變動嗎？

初稿裡的錯誤混入定稿之中的一個明顯的例子，便是把“燃燒的絲柏”譯成“The burning Silk Veil”。初稿的譯者誤把“柏”字當成“帕”字，沃爾德羅普進行第二階段的翻譯工作時，無法

識別這樣的謬誤，眼睜睜讓它蒙混過關。這首詩是關於梵高的畫作〈絲柏旁的麥田〉，正如譯本中加上的副標題所指示的，但譯詩隻字未提絲柏。要是警覺一些，也許會納悶，這“絲柏”是從哪兒來的，詩人為什麼要把它“扔”進“‘活著’的坑穴裡”？在這個上下文裡，只有“扔”絲柏才有意義。其實，沃爾德羅普已經意識到，原文中的“插”字與“絲柏”無法搭配，所以改用“扔”字。遺憾的是，他不通漢語，沒把錯的改正，卻把對的改錯。一個細心的雙語者一眼就能看出的毛病，在他的筆下竟錯上加錯。

編按：此文原作為英文，發表於美國《翻譯評論》(Translation Review)一九九九年第四期。由作者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詩是人話

——讀〈詩會說話〉引起

最近翻讀年初的《新大陸》詩刊文字部份，見有黃伯飛先生的〈讀詩小札〉數則，整篇〈小札〉各有其意思，意態中肯，言之有物且頗幽默。〈詩會說話〉特別引起我的興味，他否定了詩神、詩魂的傳統，這是很重要的，深獲我同感。有很多可憐的詩人，失魂落魄的要仗什麼詩神，讚美乞求什麼詩魂，好像都不要做人了，豈不怪哉？詩是人寫的，沒有人那有詩？沒有人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對於一個死人，也就是鬼魂來說，一切無感無知還有什麼意義？只是對活著的人的心意與感思以及情懷而構成詩，所以我說詩是人話，不是神話也不是鬼話。一如黃先生所言，鬼神不會說話，詩會說話由於人會說話，而且有話要說，否則即成無病呻吟了。為寫詩而寫詩也可以，只要不是無病呻吟。

看不懂也沒有關係，只要是人話，人與人之間，遲早都會溝通。詩可意會不可言傳，詩本身就是一種語言，由文字固定化，通過視覺也就不必再“言傳”了。

有一點詩是精神的產物，這是不可否定的。詩就是生命，也是無可否定的。人的生命賦予詩的生命，詩的生命又賦予無無生命的文字符號以生命。肉體死亡，詩的生命傳世，有生命的文字符號有詩人的心血而活而留傳，至於千不千古？就不得而知了，這是千古以後的事。由此，又想到，詩不是預言，可能是夢話，因為人有時候在睡夢中也說夢話，這還是人的聲音人的語言。寫詩是人在清醒中把夢話說清楚的，有時候說不清楚，有情緒的音節帶進來也可以，甚至顛三倒四有感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也無

◎秦松

妨。詩和其他藝術，本來就是非邏輯的，且是非散文文法的，非標點符號的，比通不通順要求的更多，才是詩藝吧！詩是文字藝術，當然也不同于繪畫不同于音樂，有時候傾向於繪畫性音樂性，甚至於傾向戲劇性，只是傾向而已。

詩是人話，當然不是說人會說話就是詩。我是強調說有別於那些不要做人，要做什麼詩精詩妖詩怪詩魔詩鬼詩魂等等的鬼話連篇。人就是人，詩人就是詩人，當然成名之後可以加上著名詩人或名詩人，如果說是著名詩鬼著名詩妖著名詩魔等等，實在是大笑話，離人話更遠矣。越著名越要有詩人的本色，不需要其他的“外號”。詩人之風骨與風格，比“外號”要重要的多了。大氣磅礴，決定在每個人的氣質上，不能強求，如果平實而不妖魔之氣，雖不磅礴，已近於大氣也。不知以為然否？

一九九九年六月末在紐約

析威廉斯的〈紅獨輪車〉

◎鄭建青

自由詩可以說是一點也不自由。這是一條無跡可循的路，須在無形中尋有形，無法中尋有法，才能闢出蹊徑。請看美國現代詩的代表人物威廉斯的一首短如十六字令的小詩《紅獨輪車》：

全都靠
著
紅獨輪
車
耀以雨
水
傍著白

雞

詩共四小節，每節兩行，首行三字，次行一字，結構對稱工整。原文僅一句話，可詩人為甚麼要處心積慮地把一句話這樣斷行呢？把“靠著”斷行為“靠／著”可表示“靠”自上而下的動作。接著，我們看見有東西靠著一個紅色的獨輪，當鏡頭拉近，便現出車的輪廓。此時，雨已成水，而紅獨輪車因抹了一層雨水更顯紅耀。詩的前三節無疑展示出一幅恬靜的畫面。但末節是全詩的關鍵，關鍵就在於這幅恬靜裡還有個白與紅相映。不妨設

問，如果我們是詩人的話，該在這“白”字之後補怎樣的一筆呢？牆，屋，還是欄杆？可這些意象終究只呈靜態。威廉斯畫龍點睛般置一“雞”字，整幅畫面便化靜為動，活靈活現了。

紅車的靜態感與白雞潛在的動態感對比分明，而抹了一層雨水的紅車如鏡，又能映襯白雞。這些視覺意象互補互襯，不僅產生多層次的美感效果，而且也折射出和諧恬靜而又生機盎然的田園生活。紅獨輪車象徵勞作，雨水象徵滋潤土地和創造生命的自然元素，而白雞則象徵供人生存的食物來源。

綜述，這首小詩妙就妙在斷行工巧，意象濃縮，對比強烈，須先咀嚼一番方才品出味道。

蒼白的月亮女神之崇拜

◎劉耀中

——記羅伯特·格雷夫斯

英國偉大的現代詩人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 1895-1986)，以寫愛情詩見長，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出身於英國倫敦的貴族家庭。家學淵源，受過嚴格的古典教育，為他的創作技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的成名佳作讀來朗朗上口，重視節奏，富於韻律，美妙動聽，意味無窮。

格雷夫斯的父親是愛爾蘭裔詩人，曾寫過流行歌曲，風行一時，膾炙人口。

羅伯特·格雷夫斯是早慧的天才詩人，他早在十五歲就開始寫詩了，一九一六年二十一歲時曾出版了一些作品，事後覺得不滿意，終被揚棄。

他在年青時，曾獲得一筆獎學金，準備以此攻讀牛津學位。不料事與願違，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向德國宣戰的時候，只得放棄升學的志願，前去保家衛國，參加英國皇家韋爾契人的燧石槍團，後來升任軍官，被派到法國的戰場。那時正是他的詩出版的時刻。在激戰中，他受了嚴重的槍傷，全身七個傷口。當時《倫敦時報》公佈了一批在戰火中犧牲的名單，其中赫然出現了羅伯特·格雷夫斯的名字。實際上是他被搶救後，終於戰勝了死神，竟然起死回生。當他讀到自己陣亡的消息時，自然不勝欷歔。

一九一八年二十三歲時，仍因於槍傷後遺症和神經質的折磨之中的羅伯特，和一個十八歲的女子結婚了。年青的妻子拒絕冠夫姓，顯然是一個女權主義者。

格雷夫斯常為不能在牛津就讀而煩惱，幸好早有詩作問世，已在文壇上嶄露頭角。又因為他是為保衛祖國負傷的光榮戰士，牛津終於破格接受了他的申請，以他新出版的著作《詩情的非理性研究》為畢業論文，於一九二五年授以文學士學位。

畢業後格雷夫斯偕同妻子和四個子女，移居英國統治下的埃及，定居於開羅。有一年的時間在開羅擔任英語教授。與他們同行的，是美國女詩人羅拉·賴汀(Laura Riding)。這一段遷徙，成為格雷夫斯一生人的轉捩點。

一年後回到倫敦，就與妻子鬧婚變而仳離了，和羅拉·賴汀到西班牙東面的馬約卡島同居。那是一個空氣新鮮，沒有工業染的地區，接近地中海，林木扶疏，遠山險峻，天上白雲皓皓，正是詩人寫作的最佳環境。在這個幽美的島上，是他一生中創作最豐富的時期，共有一百四十多部小說與神話故事，翻譯、評論等。詩作雖然不多，但很精緻。

格雷夫斯是一個有代表性的英國喬治統治時代的青年詩人。他和同輩青年一樣，對英國當代文化不滿，對基督教、倫理道德和工業社會，當時的政治氣候，都有異議。於一九二九年出版了他的自傳性著作《和那些東西告別》，引起廣大讀者的共鳴，一躍而成為暢銷書。

格雷夫斯的情人羅拉·賴汀生於一九〇一年，家族是從德國跑出來的猶太裔，定居於美國紐約，是小說家和詩人。在美國文

學史上，她屬於“南方的逃亡派”。一九二七年，當她和格雷夫斯在馬約卡島同居那段時間，組成了《世新出版社》，出版了雜誌《後語》(1935-1938)，專門傳播“現代主義”。她是一個主張“婦女解放”的女性，個性堅強，對格雷夫斯很有影響。著有《特洛伊戰後》、《現代詩之研究》等，抨擊社會的虛偽和婦女被壓迫的現象。當時，格雷夫斯遠離了天主教的信仰，正在追尋宗教的安慰，同時受到賴汀的鼓勵，寫了《白色女神》的大部份草稿。一九三九年，他們兩人抵達紐約後分手，格雷夫斯又和另一個年青女子結了婚，婚後生了四個子女，連同前妻所生，一共有八個子女。

因為和賴汀的合作，格雷夫斯的詩，影響了美國南方逃亡派詩人蘭塞姆(John Crowe Ransome)和朗森的學生艾倫·泰德(Allen Tate)。雖然格雷夫斯的詩作量不多，但質卻優，因而在美國留下了不朽的名譽。

在賴汀的影響下，格雷夫斯出版了兩部著名的小說：《我——克勞第阿斯》和《克勞第阿斯——神》，這兩部書轟動了英美，並在七十年代改編為電視連續劇，收入很可觀。

《我——克勞第阿斯》是敘述公元四十一至五十四年羅馬皇帝克勞第阿斯一世的故事。在克勞第阿斯登王位之前，暴君喀利古拉當政，以克勞第阿斯身體孱弱為藉口，將他藏匿在深宮裡，不許他和臣民見面。他覺得克勞第

阿斯對他不會形成威脅，不過是一個無作為的庸碌王子而已。公元四十一年，喀利古拉遇刺身亡，軍政大臣，執政官和皇帝的御衛隊，把克勞第阿斯擁上王位。因為在他們眼裡，克勞第阿斯軟弱無能，即位後仍可以任由他們擺佈，不足為患。但他們沒有想到一向默默無聞的克勞第阿斯登基後，卻成為一位英明的皇帝。為了擴張國土，出兵征服不列顛。他很寵愛他的第二任妻子，聽信她的讒言，改變原立太子繼位的旨意，而由她的親生子繼承，最後克勞第阿斯的第二任妻子將原太子毒害至死。

《我——克勞第阿斯》中的我(D)和羅馬數字的我(I)是同一寫法，所以格雷夫斯把這個字以“我”代替，表示克勞第阿斯既是“我”，又是“第一”，語意雙關。這部小說和《克勞第阿斯——神》，都是用第一人稱寫就，使用心理學的觀點，原被別人當成弱者的人，實質上是個強者。

格雷夫斯和兩個“女權主義者”，要求“婦女解放”的女強人同居過，受了她們影響，加上他自己對維多利亞女皇時代的懷舊，承認“女人至上”。為了滿足這種心理狀態，他花費大量時間蒐集資料，分析研究後，寫出《白色女神》，於一九四七年出版。其中有些概念，與榮格的心理學派有不謀而合之處，同時和E·諾伊曼寫的《偉大的母親》也有大同小異的地方。

格雷夫斯說“白色女神”、“偉大的母親”或是“月神”都是原始時代的女神，即豐收女神，這都是詩歌的源泉。詩歌出自對這些女神的崇拜和奠祭儀式。在五十年前，人們由於相信科學文明，而否定了這種迷信。

格雷夫斯的《白色女神》引起許多詩人的不滿，認為他貶低了詩人的創作。因為格雷夫斯曾說：同性戀者不尊重女神，違反了天經地義——合乎生理和倫理的性交方式，因此他們得不到女神的讚許及鼓舞，從而不可能寫出優秀的作品來。由於這個“論點”無法用科學予以證明，人們認為格雷夫斯在倒退，把崇拜女神的迷信，硬塞給現代社會，顯得格格不入。

格雷夫斯說“白色的月亮女神”象徵著母親、妻子和吊唁者，種種崇拜的儀式而產生詩作。他寫過一首名為〈在冬至時，寫給約翰的詩〉的詩，取材自他的生活，約翰是他和第二任妻子生的兒子。而那首〈白色女神〉則是一首愛情詩，纏綿緋側又合轍押韻，讀來頗為悅耳：
Take your delight in momentariness / walk between dark and dark — a shining space.

這兩句詩反映出格雷夫斯曾受邪教和諾斯替拜光教的影響。

格雷夫斯的早期作品，均反映出受弗洛伊德的影響，但他不同意人類的所有行為，包括有意識、無意識均受性慾主宰的“泛性論”。可惜，他未曾對榮格的學說做深入的研究，所以他創造出的“帶有詩意的心理學”是主觀的。在他的學士論文中，他說要抹去人格“下”方面的矛盾，如同醫生，詩人一樣地醫治自己的精神矛盾，來溝通詩人與讀者之間的關係，運用象徵、節奏、韻律和夢等等來發表意見。他要控制他的原始民族精神力量，也看到了榮格所說的在潛意識中的“能”(Energy)如：向上看，否則，你的視線，就會落在黑色的海洋裡，／向上看，否則，你會迷途，跌進蜘蛛設下的陷阱中。

他很重視“敬畏”這個詞，認為現代人和科技的發展，冒犯了“神聖”。文明的沒落，使人變成自動的機器，被“火和鍛冶的神”所支配。他反對葉之在詩內使用“神語”（但他自己也如是做），這樣才能使外界環境與內心的反應得到協調。

美國詩人倫德爾·嘉雷爾(Randall Jarrell)曾評論過格雷夫斯的作品，是將個人的潛意識投射到詩裡。格雷夫斯不同意這個說法，他說他並不贊成用心理學精神分析的方法來寫作，而他只是對宗教的摯愛而獻身，也不以祭奠的儀式來表示崇拜。從種種跡象上看，他不是一個樂觀者。

格雷夫斯的作品不是溫暖的，他認為世界是“白色女神”的海島。這個說法影響了奧登，奧登認為是神秘的島，愛神指點下的創作。西方詩人往往用人道、愛情等作旗幟，這可以說是自戀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影響所致。

無論中西詩人均喜用月亮做文章，蘇東坡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格雷夫斯說“新月就是白色女神，月亮漸滿，她正在長大成為少女。”圓月是紅色的愛神，和太陽相對立。蒼白的月亮是老嫗，黑暗的巫婆。月亮在黑暗中移動後，又產生新月。格雷夫斯發現人類的文明史上，都對權力不滿，差不多所有的西方神話都反映了這個現象——太陽神壓迫月亮女神。《白色女神》全書共五百頁，既有學術價值，又有說服力。現代的文明，注重工業武器、權力和男性，忽略了至高無上的女性。所以格雷夫斯得到不少被壓迫、求解放的婦女的同情、讚揚和支持，認為他是最偉大的現代詩人之一。持相反意見的人則認為格

新大陸 世紀詩獎

雷夫斯是自圓其說，肯定自己的生活和個人主義。其實格雷夫斯只是傳統的反對現代主義的反浪漫作風，認為不尊重“白色女神”的詩人，是反對生存和愛情，最終只會帶來死亡。所以現代主義是死前之舞。

濟慈在〈一個無情的美女〉中說到黑漆的女神，狡黠而難於捉摸。白天煮飯做菜的母親，晚上變成一個迷惑人的狐狸精或會施巫術的醜陋老太婆。她會利用大鐵鍋煮出很多想像力。格雷夫斯指出北歐有一個女神名叫Cerridwen和Cauldron（大鍋）同一意義。

在五〇、六〇年代的詩人，曾積極地反對新浪漫主義。但是，如果沒有格雷夫斯的影響，當代詩人勒金(Philip Larkin)和湯姆·根(Thom Gunn)等人的著作，可能就不會如此豐富了。近年美國的評論家H·布洛姆(Harold Bloom)說，格雷夫斯對濟慈的〈一個無情的美女〉是崇拜“白女神”的聖歌，是誤讀或誤解，布洛姆自稱他是猶太諾斯替教徒，他不能擺脫自己的“耶和華情結”，任何詩人都被他指為誤讀或誤解，所以他的評論也就頗足商榷了。

格雷夫斯除上述的作品外，還給他的朋友T.E.勞倫斯寫過捧場的傳記，這本書也得到了好評。他還寫過一部宗教小說《主耶穌》，書上說耶穌並沒有被釘在十字架上而致死。他原是一個皇族的王子，被猶大篡奪了王位。這個故事是反基督教傳統的說法，一九四六年完成，影響了卡山扎基。後來，他寫了小說《基督最後的誘惑》，一九八八年拍成電影，公演時，更觸怒了基督徒。

格雷夫斯是一位獨特的作家，奧登去世後，他繼任奧登在牛津的教授職位。一九六八年獲得皇后詩歌金牌獎。他於一九八六年去世，享年九十一歲。

近年來，人類被工業污染，破壞生態環境的平衡所困擾，而產生懷舊並欣賞大自然的感情。許多文藝理論如：解構主義、新馬克思觀點等，都沒有辦法推翻心理學的原始模型的論點。克雷夫斯兩本巨著《我——克勞第阿斯》和《克勞第阿斯——神》沒有指出在潛意識內希臘神話的象徵作用，對俄爾甫斯入地獄的意義也未加以解析。但他用個人的經驗和古典詩歌的技巧，融溶在古希臘的神話之中，自成一派，是其成為偉大詩人的主要原因。

宗旨

紀念《新大陸》創刊十週年，在迎接新世紀的同時，鼓舞全世界的華文新詩創作。

獎項

- 首獎：獎金200美元，獎座、獎狀各一。
- 第二、三獎：獎座、獎狀各一。
- 佳作獎若干名：獎狀。

應徵條件

除負責詩獎工作的成員外，本刊其他同仁及全世界範圍內不論國籍、種族、性別、年齡、宗教、政治背景等人士均可應徵。

應徵詩作必須是華文新詩，未在報刊雜誌發表或輯印成書者。

每人以詩作一首（題目不拘），三行至六十行的為限（不分行的詩則限一千字以內）。

詩作須以無銜名的有格稿紙謄寫，打字、影印、複寫亦可；字跡潦草不易辨認及行數不足或超出者，不列入評選。

來稿請在信封上註明“應徵詩獎”寄：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或電郵：tchanw@yahoo.com。

稿末請以另紙書明真實姓名、地址並附作者簡介、對自己參賽作品的短評各一則，每則皆以200字為限。

請自留底稿，來稿一律不退。

收件、截止、揭曉日期及贈獎

自本辦法公佈日起，開始收件；1999年12月31日截稿（郵戮為憑）；2000年4月揭曉；揭曉後，另行通知贈獎日期。

評選規定

初選作業由本刊編委會負責，決選由本刊聘請資深詩人組成評選會全權負責。

入選詩作，將選登或全登於《新大陸十週年紀念特刊》（預定2000年10月出版）。

揭曉後如發現抄襲或應徵條件不符者，由本刊追回獎金及獎座。

詩訊

●《新大陸》詩刊將於明年十月出版滿十週年，為表示紀念及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來臨，鼓舞全世界的華文現代詩創作，特舉辦一項命名為《新大陸世紀詩獎》的徵詩活動，設獎金、獎座及獎狀等，即日起收稿，今年十二月底截稿，並於明年十月號出版紀念特刊。詳細規定請參閱本期詩刊第42頁或網址：home.earthlink.net/~fpsjmyaa/award/ 的詩獎徵詩辦法。

●沉寂了一陣的紐約華文詩刊《一行》最近出版了題為“二十世紀的最後一行”的第24期，據該刊主編嚴力稱，今後將盡可能維持至少每年出版一期。

●由廣東詩人戈仁主編的《1991-1995卷世界華文新詩總鑒》經三年的編選，即將於近期出版，並開始徵訂。聯繫地址：516014廣東惠州中山東路惠陽圖書館龍人詩報社郭亞鵬。

●澳洲文學雜誌《原鄉》1999年3月第五期經已出版，今開始徵求第六期稿件，聯繫地址：P.O.Box 200, Kingsbury, 3083 VIC, Australia。

●自1994年，南京大學張子清教授將中國當代新禪宗詩介紹到了美國後，美國詩刊《Talisman》（護符）隨即發表了雷默等一批詩人的作品；1997和1998年，台灣《雙子星》詩刊及美國華文詩刊《新大陸》相繼推出新禪宗詩專輯；1999年，張子清教授又將新禪宗詩帶到了瑞典，引起了著名漢學家馬悅然先生的關注……今年6月，美國詩人、漢學家Bruce Wilson（魏博思）訪南京時，與詩人雷默商談了在美國出版英文版新禪宗詩選之事。現為了反映該選集的代表性和全面性，開始徵稿。來稿請以E-mail寄leimo@pub.jlonline.com（雷默），並請附簡歷或有關禪詩文字。

●天津詩人胡慶軍繼詩集《走向成熟》及《把全部的鮮花給你》後，《遠去的風景》一書又已於1998年正式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第八日的創作	詩集	陳銘華	編輯中	

☆另代訂購：非馬詩集：《微離世界》及《Autumn Windows》。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